

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八十三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隋紀七

起大業十二年盡大業十三年五月凡一年有奇

煬皇帝甲之下

大業十二年

楚帝林士宏太平元年

春正月朝集使不至者二十餘郡始

議分遣使者十二道發兵討捕盜賊 雁門人翟松柏起兵於靈

邱眾至數萬轉攻秀縣 詔毗陵通守路道德集十郡兵數萬人

於郡東南起宮苑周圍十二里內爲十六離宮大抵倣東都西苑

之制而奇麗過之又欲築宮於會稽會亂不果成 二月甲子夜

有二大鳥似鵬飛入大業殿止於御幄至明而去 東海賊帥盧

公暹率眾萬餘係於蒼山 三月上巳帝與羣臣飲於西苑水上

命學士杜寶撰水飾圖經采古水事七十二使朝散大夫黃衮以

木爲之閒以妓航酒船人物自動如生鐘磬箏瑟能成音曲 己

丑張金稱陷平恩

隋志平恩縣屬武安郡

一朝殺男女萬餘口又陷武安鉅

鹿清河諸縣

隋志武安縣屬武安郡鉅鹿縣屬襄國郡清河郡帶清河縣

金稱比諸賊尤殘暴

所過民無孑遺

夏四月丁巳大業殿西院火帝以爲盜起驚走

入西苑匿草閒火定乃還帝自八年以後每夜眠恆驚悸云有賊

令數婦人搖撫乃得眠 癸亥歷山飛別將甄翟兒眾十萬寇太

原將軍潘長文收死 涇陽令房彥謙卒彥謙深達政體初爲長

葛令甚有惠化百姓號爲慈父仁壽中高祖令持節使者巡行州

縣察長吏能否以彥謙爲天下第一及上卽位彥謙知王綱不振
遂去官隱居不仕將結構蒙山之石以求其志會置司隸官盛選
天下知名之士朝廷以彥謙公方夙著時望所歸徵授司隸刺史
彥謙遂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凡所薦舉皆人倫表式其有彈射
當之者曾無怨言司隸別駕劉_炘炘炘音陵上侮下訐以爲直刺史
憚之皆爲之拜惟彥謙執志不撓抗禮長揖有識嘉之炘亦不敢
爲恨其後朝政漸亂直道不容故出爲涇陽令至是卒於官彥謙
居家每子姪定省常爲講說督勉之媿媿不倦自少及長一言一
行未嘗涉私家有舊業資產素殷而彥謙好周恤親友家無餘財
或致屢空怡然自得嘗從容獨笑願謂其子元齡曰人皆因祿富
我獨以官貧所遺子孫在於清白耳李綱柳或高孝基薛道衡等

皆一時知名雅澹之士彥謙並與爲友雖冠蓋成列而門無雜賓

五月丙戌朔日有食之既 癸巳有大流星隕於吳郡爲石

甲午帝於景華宮徵求螢火得數斛夜出遊山放之光徧殿谷

吳考

曰吳競貞觀政要貞觀八年上謂侍臣曰人君之言不可容易隋
煬帝幸甘泉宮怪無螢火敕云捉取少多於宮照夜所司違違數
千人採拾送五百盤於宮側小 帝問侍臣盜賊左翊衛大將軍

宇文述曰漸少帝曰比從來少幾何對曰不能什一納言蘇威引

身隱林帝呼前問之對曰臣非獵司不知多少但患漸近帝曰何

謂也威曰他日賊據長白山今近在汜水

隋志汜水縣屬秦州郡
舊曰成皋開皇十八年

改曰汜水且往日租賦丁役今皆何在豈非其人皆化爲盜乎比見奏

賊皆不以實遂使失於支計不時翦除又昔在鴈門許罷征遼今

復徵發賊何由息帝不悅而罷尋屬五月五日百僚多饋珍玩威

獨獻尙書或譖之曰尙書有五子之愆威意甚不遜帝益怒頃之

帝問賊以伐高麗事威不順帝復行且欲帝知天下多盜乃詭對

曰今茲之役願不發兵但救羣盜自可得數十萬遣之東征彼喜

於免罪爭務立功二歲之間高麗可滅帝不憚威出御史大夫裴

蘊奏曰此大不遜天下何處有許多賊帝曰老革多後蜀志彭萊

老革荒悖註云老革皮色枯瘠之形葉以賊脅我欲批其口且復

隱忍蘊知帝意遣河南白衣張行本隋志洛州河南郡大業奏威

昔在高陽典選謂九年從帝自濫授人官畏怯突厥請還京師帝

令案驗獄成下詔數威罪狀除名爲民後月餘復有奏威與突厥

陰圖不軌者事下裴蘊推之蘊處威死威無以自明但摧謝而已

帝憫而釋之曰未忍卽殺并其子孫三世皆除名蘊又欲重己權

勢令虞世基奏罷司隸刺史以下官屬增置御史百餘人於是引致姦黠共爲朋黨于時軍國多務凡興師動眾京都畱守及與諸蕃互市皆令御史監之賓客附隸徧於郡國侵擾百姓帝弗之知也 秋七月壬戌濟景公樊子蓋卒字蓋平生無他權略但在軍

持重未嘗負收臨民明察下莫敢欺然嚴酷少恩果於殺戮臨終

之日見斲頭鬼前後重沓爲之厲云

隋書樊子蓋傳帝以子蓋守東都平元感之功進爵濟公

謂其功濟天下封以

章名無此郡縣也 江都新作龍舟成送東都宇文述勸幸江

都石候衛大將軍酒泉趙才諫曰今百姓疲勞府藏空竭

隋志張掖郡屬

蘇縣舊置酒泉郡

盜賊蠶起禁令不行願陛下還京師安北庶帝大怒以

才屬吏旬日意解乃出之朝臣皆不欲行帝意甚堅無敢諫者建

節尉任宗上書極諫卽日於朝堂杖殺之甲子帝幸江都命越王

伺與光祿大夫段達太府卿元文都檢校民部尚書韋津右武衛

將軍皇甫無逸右司郎盧楚等總留後事

唐六典曰煬帝三年尚書都司始置左右司郎

各一人掌都省之職品同諸曹郎從五品

津孝寬之子也帝以詩留別宮人曰我夢江

都好征遼亦偶然但存顏色在離別只今年奉信郎崔民象以盜

賊充斥於建國門上表諫

隋志帝置謁者察官尋又置散騎郎二十六人從五品承議郎正六品通直郎從

六品各三十人宣德郎正七品宣義郎從七品各四十人徵事郎正八品將仕郎從八品常從郎正九品奉信郎從九品各五十人

洛都羅城門

正南曰建國帝大怒先解其頤然後斬之

戊辰馮翊孫華舉兵

為盜高涼通守洗瑤微舉兵作亂

瑤郎瑋字

嶺南溪洞多應之虞世基

以盜賊充斥請發兵屯洛口倉帝曰卿是書生定猶懼怯戊辰車

駕至鞏敕有司移箕山公路二府於倉內

鞏縣屬河南郡折唐志河南有府三十九有鞏

洛府無箕山公路二府疑移於倉內後遂并為鞏洛府也

仍令築城以備不虞至汜水奉信郎

王愛仁復上表請遊西京帝斬之而行至梁郡郡人邀車駕上書曰陛下若遂幸江都天下非陛下之有又斬之是時李子通據海陵左才相掠淮北杜伏威屯六合眾各數萬帝遣光祿大夫陳稜將宿衛精兵八千討之往往克捷 八月乙巳賊帥趙萬海眾數

十萬自恆山寇高陽

帝改恆州爲恆山郡

壬子有大流星如斗出王良閣

道聲如墮墻癸丑有大流星如輦出羽林 九月戊午有二枉矢

出北斗魁委曲蛇形注於南斗 壬戌安定人荔非世雄殺臨涇

令舉兵作亂 冬十月己丑許恭公宇文述卒初述子化及智及

皆無賴化及事帝於東宮帝寵昵之及卽位以爲大僕少卿帝幸榆林化及智及冒禁與突厥交市帝怒將斬之已解衣辮髮既而釋之賜述爲奴智及弟士及以尙主之故常輕智及惟化及與之

親呢述卒帝復以化及爲右屯衛將軍智及爲將作少監

爲化及兄弟爲

逆張

李密之亡也往依郝孝德

考異曰韓昱曰魏日大業十一年正月歷亭鎮將王該認形

狀獲李密送宇文述密伴患足疾防守者一日不行一二十里忽至一淵水深岸險密蹶足負緣伴足履返撲而墜乃至良久狀若未蘇防守者又無計下取之遂以手中鐃引之密以手按鐃伴作失勢推轂向水守者以危岸手探不住遂卸放卻密既得槍獨守者二人俱斃遂投郝孝德於平原按密楊元感之黨前已詐亡防者豈得不加械繫怠慢如此今不取○獨音昌入聲 孝德不禮之又入王薄游亦不之奇也密困乏至削樹皮而食之匿於

淮陽村舍

帝改陳州爲淮陽郡

變姓名聚徒教授久之作詩自弔詩成而泣

下數行時人怪之以告太守乃下縣捕之密亡去抵其妹夫離邱

令邱君明

隋志離邱縣屬梁

君明不敢舍轉寄於游俠王秀才家秀才以

女妻之君明從姪懷義告其事帝令懷義自齎敕書與梁郡通守

楊汪相知收捕汪遣兵圍秀才宅適值密出外由是獲免君明秀

才皆死。遼韋城翟讓爲東郡法曹。

隋志韋城縣屬東郡開皇六年置對响曰隋分白馬縣置於古

城韋氏之國賊帝改滑州爲兗州二年改爲東郡郡有西曹金戶兵法士等曹

坐事當斬獄吏黃君漢奇

其驍勇夜中潛謂讓曰翟法司天時人事抑亦可知豈能守死獄

中乎讓驚喜曰讓固牢之丞

國音權上讀

死生唯黃曹主所命君漢卽

破械出之讓再拜曰讓蒙再生之恩則幸矣柰黃曹主何因泣下

君漢怒曰本以公爲大丈夫可救生民之命故不顧其死以奉脫

奈何反效兒女子涕泣相謝乎君但努力自勉勿憂吾也讓遂亡

命於瓦岡爲羣盜

瓦岡在東郡界

同郡單雄信

考異曰唐書云雄信驍健曹州人今從河洛記

善用馬槊聚少年往從之離狐徐世勣家於衛南

離狐漢縣後魏之北濟陰郡也

時屬濟陰郡唐中世改曰南華宋白曰離狐縣初置在澧水南常爲神狐所穿穴遂移水北故曰離狐衛南古楚邱也隋開皇置衛

南縣屬東郡宋白曰全衛之馬此地

在衛之南垂故以名縣年十七有勇略說讓曰東郡於公

與勳皆爲鄉里人多相識不宜侵掠

梁陽郡汴水所經

齊東郡陽郡宋州爲梁郡班志汴水在梁陽

西兩蓋汴水所起東南入梁郡界

剽行舟掠商旅足以自資讓然之引眾入二郡界掠公私船資用豐給附者益眾聚徒至萬餘

人時又有外黃王當仁濟陽王伯當韋城周文舉離邱李公逸等

皆擁眾爲盜李密自離邱亡命往來諸帥聞說以取天下之策始

皆不信久之稍以爲然相謂曰斯人公卿子弟志氣若是今人人

皆云楊氏將滅李氏將興吾聞王者不死斯人再三獲濟豈非其

人乎由是漸敬密密察諸帥唯翟讓最彊乃因王伯當以見讓

考異

曰隋唐書皆云密密翟讓其中有知密是元賊亡將潛勸讓害之

密密因王伯當以策干讓讓始敬焉按密既亡歸華盜必不隱其

姓名誰不知元虜亡將讓得之當用以激隋何惡於密而害之今

不取革命記云密密投賊帥郝孝德說之曰君能用密之策河朔可

指揮而定孝德曰本緣讓荒求活性命何敢別圖國家若知公在

此孝德死亡無日翟讓等徒眾絕多請將兵送公於彼是日孝德

山藏影

以馬一匹自送至河執袂飲酒而別軍中募從者亦數十人仍遣兵馬將送密於翟讓今從隋書

爲讓畫策往說

諸小盜皆下之讓悅稍親近密與之計事密因說讓曰劉項皆起布衣爲帝王今主昏於上民怨於下銳兵盡於遼東和親絕於突厥方乃巡遊揚越委棄東都此亦劉項奮起之會也以足下雄才大略士馬精銳席卷二京誅滅暴虐隋氏不足亡也讓謝曰吾儕羣盜旦夕偷生草間君之言者非吾所及也會有李元英者自東都逃來經歷諸賊求訪李密云斯人當代隋家人問其故元英言比來民間謠歌有桃李章曰桃李子皇后繞楊州宛轉花園裏勿浪語誰道許桃李子謂逃亡者李氏之子也與皇后皆君也宛轉花園裏謂天子在揚州無還日將轉於溝壑也莫浪語誰道許者密也既與密遇遂委身事之前宋城尉齊郡房彥藻自負其才根

不爲時用預於楊元威之謀變姓名亡命遇密於梁宋之間遂與之俱遊漢沔徧入諸賊說其豪傑還日從者數百人仍爲遊客處於讓營讓見密爲豪傑所疑欲從其計猶豫未決有賈雄者曉陰陽占候爲讓軍師言無不用密深結於雄使之託術數以說讓雄許諾懷之未發會讓召雄告以密所言問其可否對曰吉不可言又曰公自立恐未必成若立斯人事無不濟讓曰如卿言蒲山公當自立何來從我對曰事有相因所以來者將軍姓翟翟者澤也蒲非澤不生故須將軍也讓然之與密情好日篤密因說讓曰今四海糜沸糜粥也言如粥之沸也不得耕耘公上眾雖多食無倉廩惟資野掠常苦不給若曠日持久加以大敵臨之必渙然離散未若先取樊陽休兵館穀考異曰革命記密說讓曰洛口倉米逾巨億請公發一札之令使密奉之告許道英雄就倉食米必

當雲合響應受命于公然後稱帝號以定中原云云讓曰就倉食米實是上謀自願庸賤庸敢別創餘心必如此謀願奉公爲主密書與密散告諸處賊頭並克期定日令總會洛口倉食米今從隋書待士馬肥充然後與人爭利讓從之於是破金隄關

金隄關當在滎陽界

以漢金

隄名之攻滎陽諸縣多下之滎陽太守郇王慶宏之子也

宏高祖從祖弟

也討河

關王不能討帝徙張須陀爲滎陽通守以討之庚戌須陀引兵

擊讓讓數爲須陀所敗聞其來大懼將避之密曰須陀勇而無謀兵又驟勝旣驕且很可一戰擒也公但列陳以待密保爲公破之讓不得已勒兵將戰密分兵千餘人伏於大海寺北林間須陀素輕讓方陳而前讓與戰不利須陀乘之逐北十餘里密發伏掩之須陀兵敗密與讓及徐世勣王伯黨合兵圍之須陀潰圍而出左右不能盡山須陀躍馬復入救之來往數四遂戰死所部兵盡

夜號哭數日不止河南郡縣爲之喪氣鷹揚郎將河東賈務本爲

須陀之副亦被傷帥餘眾五千餘人奔梁郡務本尋卒詔以光祿

大夫裴仁基爲河南討捕大使代領其眾徙鎮虎牢

虎牢卽秦陽
滎汜水

讓乃令密建牙別統所部號蒲山公營密部分嚴整凡號令士卒

雖盛夏皆如背負霜雪躬服儉素所得金寶悉頒賜麾下由是人

爲之用麾下士卒多爲讓士卒所陵辱以威約有素不敢報也讓

謂密曰今資糧粗足意欲還向瓦岡公若不往惟公所適讓從此

別矣讓帥轎重東引密亦西行至康城說下數城大獲資儲讓尋

梅復引兵從密 鄆陽賊帥操師乞自柳元興王建元始興

帝改
號

爲鄆陽郡操師也考異曰隋帝紀作操人咸按唐高祖實錄林士
玄傳人業未與其鄉人操師乞起爲羣盜師乞傳建元爲天成
攻昭潭章郡入據之唐書士玄傳操乞師自號元興玉皆無操
天成名此賊本一人而隋唐二史各有名號年紀今參取之 攻

陷豫章郡

帝改洪州爲豫章郡

而據之以其鄉人林士宏爲大將軍詔治

侍御史劉子翊將兵討之師乞中流矢死士宏代統其眾與子翊

戰於彭蠡湖

禹貢東匯澤爲彭蠡班志豫章郡彭澤縣彭蠡湖在西今在南康軍城東南西接江州德化縣界周迴四

百五十里子翊敗死士宏兵大振至十餘萬人十二月壬辰士宏自稱

皇帝國號楚建元太平

考吳曰唐高祖實錄士宏自稱南越王尋備漢建元延康也書林士宏傳謀乞師攻

陷豫章郡而據之以士宏爲大將軍師乞既死士宏代董其眾復

兵劉子翊人戰於彭蠡湖隋師敗績子翊死之士宏大振兵至十

餘萬十三年冬歲處州稱帝其遂取九江臨川南康宜春等郡帝

江州爲九江郡改撫州爲臨川郡 稟傑爭殺隋守令以郡縣應之

其地北自九江南及番禺皆爲所有 詔以右驍衛將軍唐公李

淵爲太原留守以虎賁郎將王威虎牙郎將高君雅爲之副將兵

討陝翟兒與翟兒遇於雀鼠谷

隋志西河保水安縣有雀鼠谷

淵眾纔數千賊圍

淵數匝李世民將精兵救之拔淵於萬眾之中會步兵至合擊大

破之

考異曰新舊唐書本紀卷云十三年拜太原留守新書仍云擊高陽歷山飛凱翟兒於西河破之今從隋帝紀

帝

疏薄骨肉蔡王智積每不自安及病不呼醫臨終謂所親曰吾今

日始知得保首領沒於地矣 張金稱郝孝德孫宜雅高士達楊

公卿等寇掠河北屠陷郡縣隋將帥敗亡者相繼唯虎賁郎將補

城王辯清河郡丞華陰楊善會數有功善會前後與賊七百餘戰

未嘗負敗帝遣太僕卿楊義臣討張金稱金稱營於平恩東北

平恩縣屬武步郡

義臣引兵直抵臨清之西據永濟渠爲營

隋志臨清縣屬清河郡對

胸曰臨清漢清泉縣後魏改爲臨清永濟渠大業初所開

去金稱營四十里深溝高壘不與戰

金稱日引兵至義臣營西義臣勒兵環甲約與之戰既而不出日

暮金稱還營明日復來如是月餘義臣竟不出金稱以爲怯屢逼

其營嘗辱之義臣乃謂金稱曰汝明旦來我當必戰金稱易之不

復設備義臣簡精騎二千夜自館陶濟河

隋志館陶縣屬武陽郡此河謂清河也

金稱離營卽入擊其寨重金稱聞之引兵還義臣從後擊之金稱

大敗與左右逃於清河之東月餘楊善會討擒之吏立木於市縣

其頭張其手足令仇家割食之未死閒歌詠不輟詔以善會爲清

河通守 涿郡通守郭絢將兵萬餘人討高士達士達自以才略

不及竇建德乃進建德爲軍司馬悉以兵授之建德請士達守輜

重自募精兵七千人拒絢詐爲與士達有隙而叛遣人請降於絢

願爲前驅擊士達以自效士達又取虜獲婦人揚言建德妻子于

軍中斬之絢信之引兵隨建德至長河

隋志長河縣屬平原郡舊曰廣川仁壽初改名

復設備建德襲之殺虜數千人斬絢首獻士達張金稱餘眾皆歸

建德楊義臣乘勝至平原欲入高雞泊討之建德謂士達曰歷觀
隋將善用兵者無如義臣今滅張金稱而來其鋒不可當請引兵
避之使其欲戰不得坐費歲月將士疲倦然後乘閒擊之乃可破
也不然恐非公之敵士達不從留建德守營自帥精兵逆擊義臣
戰小勝因縱酒高宴建德聞之曰東海公未能破敵遠自矜大禍
至不久矣後五日義臣大破士達於陳斬之乘勝逐北趣其營營
中守兵皆潰建德與百餘騎亡去至饒陽隋志饒陽屬河間郡乘其無備
攻陷之收兵得三千餘人義臣既殺士達以爲建德不足憂引去

建德還平原收士達散兵收葬死者爲士達發喪軍復大振

考異日華

命記曰高士達高建德政與宗族鳩集離散得五萬人據潞於四世
柳樹入高雞泊中德政自號東海公以建德爲長史俄而德政病
死卽有高雞脫離立爲東海公建德仍依舊任權脫領兵劫抄至
晏城府爲城中兵所射而死賊之異於昔徵建德爲主高氏一族

不欲更立別人遂分爲兩軍各在隋臥然高氏兵精強建德恐其屠乃詐分爲官軍告高比併力共擊之高氏無疑卽合軍共討兵刃倍交建德自後擊之高氏兵大亂建德兩軍擁掠遺坐簡其驍勇及誦首千餘人殺之遂收統其兵建德自號長樂王寇抄州縣卽大業十二年二月自稱將軍先是羣盜得隋官及士族子弟皆殺之獨建德過之由是隋官稍以城降之聲勢日盛勝兵至十餘

萬人 內史侍郎虞世基以帝惡聞賊盜諸將及郡縣有告敗求救者世基皆抑損表狀不以實聞但云鼠竊狗盜郡縣捕逐行當殄盡願陛下勿以介懷帝良以爲然或杖其使者以爲妄言由是盜賊徧海內陷沒郡縣帝皆弗之知也楊義臣破降河北賊數十萬列狀上聞帝歎曰我初不聞賊頓如此義臣降賊何多也世基對曰小竊雖多未足爲慮義臣克之攤兵不久在關外此最非空帝曰卿言是也遽追義臣放散其兵賊由是復盛治書侍御史

韋雲起劾奏世基及御史大夫饒毓職典樞要維持內外四方告
變不爲奏聞賊數實多裁減言少陛下旣聞賊少發兵不多眾寡
懸殊往皆不克故使官軍失利賊黨日滋請付有司結正其罪大
理卿鄭善果奏雲起詆訾名臣所言不實非毀朝政妄作威權由

是左遷雲起爲大理司直

唐六典後魏永安三年御史中尉高穆奏置司直十人秩視五品隸廷尉位在

正監上不署曹事惟復聖德史劾事非齊及隋皆因之

帝至江都江淮郡官謁見者專問禮

餉豐薄豐則超遷丞守薄則率從停解江都郡丞于世充獻銅鏡

屏風遷通守歷陽郡丞趙元楷獻異味遷江都郡丞

帝改州州爲歷陽郡趙元

楷白小郡丞遷大做丞

由是郡縣競務刻剝以充貢獻民外爲盜賊所掠內

爲郡縣所賦生計無遺加之譏譴無食民始采樹皮葉或擣桑爲
末或煮土而食之諸物皆盡乃自相食而官食猶充物吏皆畏法

莫敢振救王世充密爲帝簡閱江淮民間美女獻之由是益有寵
河間賊帥格謙擁眾十餘萬據豆子航自稱燕王帝命王世充
將兵討斬之謙將勃海高開道收其餘眾寇掠燕地軍勢復振

初帝謀伐高麗器械資儲皆積於涿郡涿郡人物殷阜屯兵數萬
又臨朔宮多珍寶諸賊競來侵掠畱守官虎賁郎將趙什住等不
能拒唯虎賁郎將雲陽羅藝獨出戰前後破賊甚眾威名日重什
住等陰忌之藝將作亂先宣言以激其眾曰吾輩討賊數有功威
中倉庫山積制在畱守之官而莫肯散施以濟貧乏將何以勸將
士眾皆憤怨軍還郡丞出城候藝藝因執之陳兵而入什住等懼
皆來聽命乃發庫物以賜戰士開倉廩以賑貧乏境內咸服役不
同己者勃海太守唐禕等數人威振燕地柳城懷遠竝歸之藝

柳城太守楊林甫改郡爲營州

隋志柳城縣帶遼西郡與襄平郡蓋皆帝所置

以襄平太

守鄧楷爲總管藝自稱幽州總管

突厥數寇北邊詔太原留守

李淵帥太原道兵與馬邑太守王仁恭擊之時突厥方彊兩軍眾

不滿五千仁恭患之淵選善騎射者二千人使之飲食舍止一如

突厥或與突厥遇則伺便擊之前後屢捷突厥頗憚之

丁大業十三年

恭帝侑義甯元年長樂王賢建德丁丑元年魏公李密元年定揚可汗對武周天興元年梁王栗師

都永隆元年秦主斛摩末與元年梁蕭銑鳴鳳元年是歲并楚凡八國

春正月右禦衛將軍陳稜討

杜伏威伏威帥眾拒之稜閉壁不戰伏威遺以婦人之服謂之陳

姥稜怒出戰伏威逆拒之稜部將射中伏威額伏威怒指之曰不

殺汝我終不拔箭遂大呼衝擊所向披靡獲所射者使其拔箭然

後斬之攜其首復入稜軍奮擊大破之稜僅以身免

考異曰隋陳稜傳云往往

克捷唐杜伏威傳云棲僅以身免蓋棲先破李子通等後爲伏威所敗也今從唐書

伏威乘勝破高鄧隋志高鄧

縣屬江都郡

引兵據歷陽自稱總管以輔公祐爲長史分遣諸將徇屬

縣所至輒下江淮閒小盜爭附之伏威常選敢死之士五千人謂

之上募寵遇甚厚有攻戰輒令上募先擊之戰罷閱視有傷在背

者卽殺之以其退而被擊故也所獲資財皆以賞軍士有戰死者

以妻妾殉葬故人自爲戰所向無敵 丙辰竇建德爲壇於樂壽

隋志樂壽縣屬河間郡古樂成縣仁壽初改名

自稱長樂王置百官改元丁丑

考異曰許敬宗太宗

貞觀傳唐帝紀皆云武德元年二月建德稱長樂王按建德改元丁丑卽是今歲今從隋帝紀及建德傳

辛巳魯郡

賊徐圓朗攻陷東平分兵略地自瑯邪以西北至東平盡有之

改兗州爲魯郡改瑯州爲東平郡沂州爲瑯琊郡

勝兵二萬餘人

爰化人到會成聚眾

萬餘人爲盜劫縣苦之

盧明月轉掠河南至於淮北眾號四十

萬自稱無上王帝命江都通守王世充討之世充與驍於南陽大

破之

隋志南陽郡舊置州開皇初改鄧州楊帝改爲郡

斬明月餘眾皆散 二月壬午唐

揚郎將朔方梁師都

帝改夏州爲朔方郡

殺郡丞唐世宗據郡自稱大丞相

北連突厥

戊子賊帥王子英破上谷郡

馬邑太守王仁恭多

受貨賂不能振施郡人劉武周驍勇喜任俠爲鷹揚府校尉仁恭

以其土豪甚親厚之令帥親兵屯閭下武周與仁恭侍兒私通恐

事泄謀作亂先宣言曰今百姓饑饉餓殍滿道王府君閉倉不賑

卿豈爲民父母之意乎眾皆憤怒武周知眾心搖動因稱疾臥家

豪傑來候問武周椎牛縱酒大言曰壯士豈能坐待溝壑今倉粟

爛積誰能與我其取之豪傑皆許諾己丑仁恭坐聽事武周上謁

其黨張萬歲等隨入升階斬仁恭持其首出徇郡中無敢動者於

是開倉以賑饑民馳檄境內屬城皆下之收兵得萬餘人武周自

稱太守

考異曰創業注云二月己丑屬邑軍人劉武周殺太守王仁恭據其郡自稱天子國號定揚按唐書武周據汾陽宮

乃借號於

時未也遣使附於突厥李密說程讓曰今東都空虛兵不素

練越王沖幼留守諸官政令不一士民離心段達元文都聞而無

謀以僕料之彼非將軍之敵若將軍能用僕計天下可指麾而定

乃遣其黨裴叔方覘東都虛實留守官司覺之始爲守禦之備且

馳表告江都密謂讓曰事勢如此不可不發兵讓曰先則制於己

後則制於人今百姓饑饉洛口倉多積粟去都百里有餘

都謂將東都

軍若親帥大軍輕行掩襲彼遠未能救又先無預備取之如拾遺

耳比其聞知吾已獲之發粟以賑窮乏遠近孰不歸附百萬之眾

一朝可集枕威養銳以逸待勞縱彼能來吾有備矣然後檄召四

方引賢豪而資計乘選驍悍而投兵柄除亡隋之社稷布將軍之政令豈不盛哉讓曰此英雄之略非僕所堪惟君之命盡力從事

請君先發僕爲後殿庚寅密讓將精兵七千人出陽城北踰方山

自羅口襲興洛倉破之

隋志陽城縣屬河南郡陸渾縣有方山黎縣有興洛倉魏收地形志鞏縣有長羅川

黎口蓋卽長羅川口水終羅水出方山西北流謂之長羅川又西北過管城東北而入于洛括地志方山在洛州汜水縣東南三十里汜水所出也開倉悉民所取老弱襁負道路相屬朝散大夫時德叙

以尉氏應密前宿城令祖君彥自昌平往歸之

隋志宿城縣屬東平郡開皇十六年

置劉响曰漢須昌縣故城在今鄆州東南三十里隋于此置宿城縣屬昌平縣隋志屬涿郡

君彥珽之子也博

學彊記文辭贖敏著名海內吏部侍郎薛道衡嘗薦之於高祖高

祖曰是朕殺斛律明月人兒耶

歐殺斛律光事見一百七十一卷陳高宗大建四年

朕不須

此輩帝卽位尤疾其名依常調選東平書佐檢校宿城令

隋制州縣皆有

書佐在祭酒從事之上視正九品
謂之祿內視品檢校官未得爲真

君彥自負其才常鬱鬱思亂密

素聞其名得之大喜引爲上客軍中書檄一以委之越王侗遣虎

賁郎將劉長恭光祿少卿房胤帥步騎一萬五千討密時東都人

皆以密爲饑賊盜米烏合易被爭來應募國子三館學士

隋以國子太學

四門爲

及賁勝魏威皆來從軍器械修整衣服鮮華旌旗鉦鼓甚

盛長恭等當其前使河南討捕大使裴仁基等將所部兵自汜水

而入以掩其後約十一日會於倉城南

考異曰蕭山公傳云克取
二十一日會戰河洛記曰

取其月十二日會戰按下有庚子
則非二十一日也當是十一日

密誑具知其計東都兵先至士

卒未朝食長恭等驅之度洛水陳於石子河西

水經注洞水出南
漢石泉世亦名之

爲石泉水過翠東坎飲聚西
而北入于洛蓋卽石子河也

南北十餘里密讓選驍雄分爲十隊

令四隊伏橫嶺下以待仁基以六隊陳於石子河東長恭等見密

兵少輕之讓先接戰不利密帥麾下橫衝之隋兵饑疲遂大收長
恭等解衣潛竄得免奔還東都士卒死者什五六越王侗釋長恭
等罪慰撫之密讓盡收其輜重器甲威聲大振讓於是推密爲主
上密號爲魏公庚子設壇場卽位稱元年考異曰壹歸錄云王伯
當令密於西廂校射也
王字趁邕上如鏡約中者爲主其次以近遠爲拜官高下使賈雄
執策仰天而誓密正中字心遠奉以爲主其說歸隋今不取河洛
謂云改大業十二年爲永平元年年今從蒲山公傳及隋唐書大赦其文誓行下稱行軍元帥府

其魏公府置三司六衛元帥府置長史以下官屬拜翟讓爲上柱
國司徒東郡公亦置長史以下官減元帥府之半以單雄信爲左
武侯大將軍徐世勳爲右武侯大將軍各領所部房彥藻爲元帥
左長史東郡郟元真爲右長史楊德方爲左司馬鄭德範爲右司
馬祖君彥爲記室其餘封拜各有差於是趙魏以南江淮以北羣

盜莫不響應孟讓郝孝德王德仁及濟陰房獻伯上谷王君廓長

平李士才推陽魏六兒李德謙譙郡張遷魏郡李文相譙郡黑社

白社濟北張青特上洛周比洮胡驢賊等皆歸密

隋志長平郡舊曰建州開皇初

改爲澤州煬帝改爲郡譙郡後魏置南兗州後周改亳州煬帝改爲郡改濟州爲濟北郡商州爲上洛郡黑社白社蓋賊之號非人姓名密悉拜官爵使各領其眾置百營簿以領之道路降者不絕也

如流眾至數十萬

考異曰二月丙辰密遣其將夜襲倉城二府兵擊退之己未又悉眾來攻而府兵敗遂入據倉

然二府將士各固小倉城二十餘日不下復而外救不至食又盡城乃陷沒死者太半於是罕縣長柴孝和監祭御史鄭頌等舉縣降賊密開倉招納降者日數百千人於是蒲魏以南江淮以北莫不歸附自是賊徒益衆矣壬子遣到長恭房則等統兵東討大敗戊午遣郝王恩撫不貢也於是義後募士庶商旅奴等分置營壁各立將帥統領而固守其諸里居民皆移入三城之內於會寺府舍安置焉又使宋遵貴將兵圍陝縣太原倉雜記密稱總公改年於時倉猶自固守既而密遣翟讓將兵夜襲倉城官軍擊退之明日又引眾攻倉連戰三日陷外城官軍又妮子城月餘外援不至城盡陷沒死者十六七按二月壬午朔無丙辰等日今從隋書

乃命其護軍田茂廣築洛口城方四十里而居之密遣房彥藻將

兵東略地取安陸汝南淮安濟陽

揚帝改安州爲安陸郡隋志汝南郡後魏置豫州帝改洛州爲

豫州以此爲秦州又改曰秦州尋改爲郡淮安郡後魏置東荊州西魏改爲淮州開皇五年又改爲鄆州煬帝改爲都濟陽縣隋書

陰河南郡縣多陷於密 鷹門郡丞河東陳孝意與虎賁副將王

智辯共討劉武周圍其桑乾鎮壬寅武周與突厥合兵擊智辯殺

之孝意竊遣鷹門三月丁卯武周襲破樓煩郡進取汾陽宮獲隋

官人以賂突厥始畢可汗始畢以馬報之兵勢益振又攻陷定襄

突厥立武周爲定楊可汗

言將使之定楊州也

遺以狼頭纛武周卽皇帝位

立妻沮氏爲皇后改元天興以衛士楊伏念爲尚書左僕射妹婿

同縣苑君璋爲內史令武周引兵圍鷹門陳孝意悉力拒守乘間

出擊武周屢破之旣而外無救援遣閒使詣江都皆不報孝意誓

以必死旦夕向詔收庫俯伏流涕悲動左右圍城百餘日食盡校尉張倫殺孝意以降筆意少有志尙弱冠以貞介知名大業初爲魯郡司法書佐郡內號爲廉平太守蘇威欲殺一囚孝意固諫至於再三威不許孝意解衣請死威意乃解謝而遣之漸加禮敬及威爲納言奏孝意爲侍御史後以父憂去職居喪哀毀過禮有白鹿馴擾其廬時人以爲孝感之應未期起授鴈門郡丞在郡菜食齋居朝夕哀臨每一發聲未嘗不絕倒柴毀骨立見者哀之于時政刑日紊吏多臧污孝意清簡彌厲發奸擿伏勳若有禮

賊帥

李通德帥眾十萬寇廬江左屯衛將軍張鎮周擊破之

梁師都

略定雕陰宏化延安等郡

隋志雕陰郡西魏置後州大業初改爲上郡尋改爲雕陰郡改慶州爲宏化郡

遂卽皇帝位國號梁改元永隆始畢遣以狼頭纛號爲大度毗伽

可汗師都乃引突厥居河南之地攻破鹽川郡

隋志鹽川郡白狼

改爲郡

左翊衛蒲城郭子和坐事徙榆林會郡中大饑子和

潛結敢死士十八人攻佛門執郡丞王才數以不郵百姓斬之開

倉賑施自稱永樂王改元丑平尊其父爲太公以其弟子政爲尚

書令子端子升爲左右僕射有二千餘騎南連梁師都北附突厥

各遣子爲質以自固始畢以割武周爲定楊天子梁師都爲解事

天子又以子和爲平楊天子

平楊猶定楊也

子和固辭不敢當乃更以爲

屋利設

汾陰解舉僑居金城

隋志汾陰縣屬河東郡楊帝改蘭州爲金城郡

驍勇絕倫

家貲鉅萬交結豪傑雄於西邊爲金城府校尉時隴右盜起金城

令郝瑗

金城郡有府二曰廣武曰金城校尉其帥也金城縣帶郡

募兵得數千人使舉將而討

之夏四月癸未方授甲置酒饗士舉與其子仁果及同黨十三人

於座劫發兵

考異曰唐高祖實錄先作仁果後作仁果新舊尚
祖太宗紀薛舉傳柳芳唐歷柳宗元集皆作仁果

太宗實錄吳兢太宗勳史革命記隸縣唐朝年代記陳鐵唐統紀
皆作仁果今醴泉昭陵前有石馬六匹其一銘曰白鹿烏平薛仁
果時所乘此最
可據今從之 囚郡縣官開倉賑施自稱西秦霸王改元秦興以

仁果爲齊公少子仁越爲晉公招集羣盜掠官牧馬賊帥宗羅喉

帥眾歸之以爲義興公將軍皇甫綰將兵一萬屯枹罕

煬帝改河
州爲枹罕

郡舉選精銳二千人襲破之岷山羌酋鍾利俗擁眾二萬歸之

隋書
岷山

舉兵大振更以仁果爲齊王領東道行軍元帥仁越

爲晉王兼河州刺史羅喉爲義興王以副仁果分兵略地取西平

澆河二郡未幾盡有隴西之地眾至十三萬 李密以孟讓爲總

管齊郡公己丑夜讓帥步騎二千入東都外郭燒掠豐都市比曉

而去於是東京居民悉遷入宮城臺省府寺皆滿鞏縣長柴孝和

監察御史鄭頴以城降密密以孝和爲護軍頴爲右長史裴仁基
每破賊得軍資悉以賞士卒監察御史蕭懷靜不許士卒怨之懷
靜又屢求仁基長短劾奏之倉城之戰仁基失明不至聞劉長恭
等敗懼不敢進屯百花谷固壘自守又恐獲罪於朝李密知其狼
狽使人說之陷以厚利買務本之子閏甫在軍中勸仁基降密仁
基曰如蕭御史何閏甫曰蕭君如樓上鷄若不知機變在明公一
刀耳仁基從之遣閏甫詣密請降密大喜以閏甫爲元帥府司兵
參軍兼直記室事使之復命遺仁基書慰納之仁基還屯虎牢蕭
懷靜密表其事仁基知之遂殺懷靜帥其眾以虎牢降密密以仁
基爲上柱國河東公仁基子行儼驍勇善戰密亦以爲上柱國絳
郡公密得素叔寶及東阿程徽金皆用爲驃騎選軍中尤驍勇者

八千人分隸四驃騎以自衛號曰內軍常曰此八千人足當百萬

敵金後更名知節羅士信趙仁基皆帥眾歸密密署爲總管使各

統所部癸巳密遣裴仁基孟讓帥二萬餘人襲回洛東倉破之

新唐志孟州河陽有回洛故城是地得名之

由見一百五十八卷梁武帝大同九年遂燒天津橋

煬帝使宇文洛水貫都河津橋

因名其橋爲天津橋縱兵大掠東都出兵擊之仁基等敗走密

自帥眾屯回洛倉東都兵尙二十餘萬人乘城擊柝晝夜不解甲

密攻偃師金墉皆不克乙未還洛口

考異曰略記三月辛未密遣燒豐都市比曉而去癸未密襲據都官乙亥密部眾入自上春門

於宣仁門東街立柵而住內直燒上春門及街南北里門樓火旋

宣仁門因過門爲陳與城上弓矢相接而退還倉祥記密遣格謙

將軍兵燒豐都市三月越王侗致募人捉宮城守因官賁有差撤天

律等諸衛運回洛倉米入城四月密攻偃師圍金墉東都兵出街

還洛口五月裴仁基翻虎牢入賊自滎陽以東至陳讞下邳彭城

果郡皆屬密賊眾遂盡并家口百萬蒲山公傳三月丁亥密帥眾

又自上東門攻宣仁門不克丙寅燒上東門而退此三書月日交

錯皆不可想東都城內乏糧而布帛山積至以絹爲汲纆然布以

囊越王侗使人運回洛倉米入城遣兵五千屯豐都市五千屯上

春門五千屯北邙山爲九營首尾相應以備密叮酉房獻伯陷汝

陰煬帝改潁州爲汝陰郡淮陽太守趙陀舉郡降密己亥密帥眾三萬復據

回洛倉大修營塹以逼東都段達等出兵七萬拒之辛丑戰於倉

北隋兵敗走丁未密使其竅府移檄郡縣數帝罪惡略曰隋氏往

因周末預奉綴衣狐媚而圖聖寶朕篋以取神器及纘承負展狼

虎其心始暝明兩之暉終干少陽之位先皇大漸侍疾禁中遂爲

梟獍便行鳩毒禍深於菑僕釁酷於商臣況復隳壞磐石拋絕維

城其罪一也禽獸之行在于聚麀人倫之體別於內外而蘭陵公

主逼幸告終先皇嬪御竝進銀鍬諸王子女咸貯金屋牝鷄鳴于

詰且雄雉恣其羣飛和衣戲陳侯之朝穹廬同冒頓之寢其罪二也荒酒于酒俾晝作夜式號且呼甘嗜聲伎常居窟室每藉糟邱中山千日之飲醕酌無名襄陽三雅之栢流連詎比又廣召良家充選官掖潛爲九市親駕四驢自比商人見要逆旅內外驚心遐邇失望其罪三也廣立池臺多營宮觀金鋪玉戶青鎖丹墀蔽虧日月隔闕寒暑窮生人之筋力罄天下之資財其罪四也科稅煩猥不知紀極猛火屢燒漏卮難滿頭會箕斂預括十年之租杼軸其空日損千金之費父母不休其妻子夫妻相棄於匡牀萬戶則城郭空虛千里則煙火斷滅西蜀王孫之室翻同原憲之貧東海糜竺之家俄成鄧通之鬼其罪五也廣積薪芻多備饗餼年年歷覽處處登臨從臣疲敝供頓辛苦飄風東雨聊竊比於先驅車轍

馬迹遂周行於天下秦王之心未已周穆之意難窮冥西母而歌
雲浮東海而觀日家苦納桔之勤人阻來蘇之望且又追韃秦代
板築更興製其基墟延袤萬里屍骸蔽野血流成河積怨滿于山
川號哭動於天地其罪六也遼水之東朝鮮之地禹貢以爲荒服
周王棄而不臣而乃恃眾怙力彊兵黷武惟欲并吞不思長策遂
令百萬生靈隻輪不返義夫切齒壯士捥腕其罪七也懷諫違卜
妒賢嫉能直士正人皆遭屠害左僕射齊國公高潁上柱國宋國
公賀若弼或文昌上相或細柳功臣暫吐藥石之言翻加屬鏤之
賜遂令君子結舌賢人緘口不悟國之將亡不知身之將死其罪
八也錢神起論銅臭爲公梁冀受黃金之地孟他薦蒲萄之酒遂
使彝倫攸斁政以賄成君子在野小人在位其罪九也宣尼有言

無信不立自昏主嗣位每歲行幸南北巡狩東西征伐至如浩豐
陪蹕東都守固圍鄉野戰鴈門解圍自外征夫不可勝紀旣立功
勳須酬官爵而志懷翻覆言行浮詭危急則勳賞縣授克定則絲
綸不行凡百驍雄誰不讎怨其罪十也有一于此未或不亡況四
維不張三靈總瘁無大無小共譏殷亡愚夫愚婦咸知夏滅啓南
山之竹書罪未窮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是以窮奇災于上國猘
兪暴於中原三河縱封豕之貪四海被長蛇之毒蒼生懷懷咸懷
杞國之崩赤子嗷嗷恆懼歷陽之陷我魏公家傳盛德武王承季
歷之基地啟元勳世祖嗣元皇之業躬擐甲冑跋涉山川櫛風沐
雨豈辭勞倦遂起西伯之師將問南巢之罪祖君彥之辭也越王
侗遣大常丞元善達閒行賊中詣江都奏稱半密有眾百萬圍逼

東都據洛口倉城內無食若陛下遽遣烏合必散不然者東都決
沒因歔歔嗚咽帝爲之改容虞世基進曰越王年少此輩誑之若
如所言善達何緣來至帝乃勃然怒曰善達小人敢廷辱我因使
經賊中向東陽催運此東陽蓋指
婺州東陽郡善達遂爲羣盜所殺是後人人
杜口莫敢以賊聞世基容貌沈審言多合意特爲帝所親愛朝臣
無與爲比親黨馮之謫官竄獄賄賂公行其門如市由是朝野甚
疾怨之內史舍人封德彝託附世基以世基不閑吏務密爲指畫
宣行詔命諂順帝意羣臣表疏忤旨者皆屏而不奏鞠獄用法多
峻文深詆論功行賞則抑削就薄故世基之寵日隆而隋政益壞
皆德彝所爲也 五月辛酉夜有流星如饜墜於江都 初唐公

李淵娶於神武肅公寶毅生四男建成世民元霸元吉一女適太

子千牛備身臨汾柴紹

隋志東宮左右內率府有千牛備身八人掌執千牛刀以千牛名刀者取其解千牛

而芒刃不頓臨汾縣常臨汾

郡本平陽也開皇初改名世民四歲時有書生見之謂淵曰此

子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年將二十必能濟世安民淵因採其言以

爲名及長聰明勇決識量過人見隋室方亂陰有安天下之志傾

身下士散財結客咸得其歡心世民取右驍衛將軍長孫晟之女

右勳衛長孫順德晟之族弟也與右勳侍池陽劉宏基

精開皇嘗親勳武三

衛大業初改爲勳武三侍順德蓋開皇中爲勳衛去基則爲大業勳侍也三衛三侍皆分左右劉宏基隴州池陽人隋志隴州有

雲陽縣無池陽通鑑據唐書以唐州獻書之也

皆避遼東之役

亡命在晉陽依淵與世民善左親衛竇琮熾之孫也亦亡命在太

原素與世民有隙每以自疑世民加意待之出入卧內琮意乃安

晉陽宮監猗氏裴寂

隋離宮皆置宮監

晉陽令武功劉文靜

晉陽縣帶太原源郡武功縣

屬京兆郡相與同宿見城上燬火寂歎曰貧賤如此復逢亂離將何以自存文靜笑曰時事可知吾二人相得何憂貧賤文靜見李世民而異之深自結納謂寂曰此非常人豁達類漢高神武同魏祖年雖少命世才也寂初未然之文靜坐與李密連昏繫太原獄世民就省之文靜曰天下大亂非高光之才不能定也世民曰安知其無但人不識耳我來相省非兒女子之情欲與君議大事也計將安出文靜曰今主上南巡江淮李密圍逼東都羣盜殆以萬數當此之際有真主驅駕而用之取天下如反掌耳太原百姓皆避盜入城文靜爲令數年知其豪傑一旦收拾可得十萬人尊公所將之兵復且數萬一言出口誰敢不從以此乘虛入關號令天下不過半年帝業成矣世民笑曰君言正合吾意乃陰部署賓客淵不

之知也世民恐淵不從猶豫久之不敢言淵與裴寂有舊每相與

宴語或連日夜文靜欲因寂關說也關白乃引寂與世民交世民出

私錢數百萬使龍山令高斌廉與寂博稍以輸之按隋志後齊置龍山縣帶太原

龍山縣十年改曰晉陽則此時不復有龍山矣寂大喜由是日從

世民遊情款益狎世民乃以其謀告之寂許諾會突厥寇馬邑淵

遣高君雅將兵與馬邑太守王仁恭并力拒之仁恭君雅戰不利

按王仁恭是年春已死此必事在去年史序李淵起兵來原及之淵恐并獲罪甚憂之世民乘閒

屏人說淵曰今主上無道百姓困窮晉陽城外皆為戰場大人若

守小節下有寇盜上有嚴刑危亡無日不若順民心興義兵轉禍

為福此天授之時也淵大驚曰汝安得為此言吾今執汝以告縣

官因取紙筆欲為表世民徐曰世民觀天時人事如此故敢發言

必欲執告不敢辭死淵曰吾豈忍告汝汝慎勿出口明日世民復

說淵曰今盜賊日繁徧於天下大人受詔討賊誠可盡乎憂之終

不免罪且世人皆傳李氏當應圖讖故李金才無罪一朝族滅

字金才見上大人設能盡賊則功高不賞身益危矣惟昨日之言

可以救禍此萬全之策也願大人勿疑淵乃歎曰吾一夕思汝言

亦大有理今日破家亡軀亦由汝化家爲國亦由汝矣先是裴寂

私以晉陽宮人侍淵淵從寂飲酒酣寂從容言曰二郎陰養士馬

欲舉大事正爲寂以宮人侍公恐事覺并誅爲此急計耳眾情已

協公憲如何淵曰吾兒誠有此謀事已如此當復奈何正須從之

耳帝以淵與王仁恭不能禦寇遣使者執詣江都淵大懼世民與

寂等復說淵曰今主昏國亂盡忠無益偏裨失律而罪及明公事

已迫矣宜早定計且晉陽士馬精彊宮監蓄積巨萬以茲舉事何患無成代王幼冲關中豪傑竝起未知所附公若鼓行而西撫而有之如探囊中之物耳奈何受單使之囚坐取夷滅乎淵然之密

部勒將發會帝遣使者馳驛赦淵及仁恭使復舊任

考異曰創業注曰隋

主遣司直姓名馳驛繫帝而斬仁恭帝自以姓名著于廳錄太原王氣所在恐被猜忌因而禍及頗有所悔時皇太子在河東獨棄王侍鵬耳語謂王曰隋歷將盡吾家繼膺符命不早起兵者願爾兄弟未集耳今遭羨里之厄爾昆季須會孟津之師不可從吾同受孛戮家破身亡爲英雄笑丁泣而臥帝曰芒碭山澤是處容人請同義祖以觀時變帝曰今遇時來逢茲綱繫雖觀變何能爲也然天命有在吾應會昌未必不以此相啟今吾散屬諸當敬天之誠以上與亡自天佑吾彼焉能害天必亡我何所逃刑後數日果有詔使馳驛而至尋淵而免仁恭各依舊檢校所部按楊帝若有詔斬仁恭則比後使之至仁恭已死矣又高祖身爲留守且被禁繫亡去何之恐此亦非淵謀亦緩淵之爲河東討捕使也請大

理司直夏竦端爲副端詳之孫也善占候及相人謂淵曰今玉牀

搖動帝座不安

晉天文志北極五星第二星主帝座太乙之座謂殿未明者紫宮門內六星曰天林主寢舍解息燕

休又大角一星在攝提剛大角者天王帝座也天官書云大角北三星爲帝座主宴飲酬酢也參墟得歲必有真

人起于其分

左傳參爲晉星故以晉陽爲參墟得歲謂歲星居參也

非公而誰乎主上猜忍

尤忌諸李金才既死公不思變通必爲之次矣淵心然之及留守

晉陽鷹揚府司馬太原許世緒

漢帝置鷹揚府有司馬及兵倉兩司

說淵曰公姓在

圖錄名應歌謠握五郡之兵

五郡謂太原雁門馬邑樓煩西河

當四戰之地舉事

則帝業可成端居則亡不旋踵惟公圖之行軍寇司鎧參軍文水

武士驍

隋志文水縣屬太原郡舊曰受陽開皇十年改名宋白曰文水縣漢大陵縣後魏省大陵於今處置受陽縣隋改曰

文前太子左勳衛唐憲

開皇之制東宮左右衛率府亦有親勳三衛楊帝改親衛爲功曹

憲弟儉

皆勸淵舉兵儉說淵曰明公北招戎狄南收豪傑以取天下此湯

武之舉也淵曰湯武非所收擬在私則圖存在公則拯亂卿姑自

重吾將思之憲也之孫也時建成元吉尚在河東故淵遷延未發

劉文靜謂裴寂曰先發制人後發制于人何不早勸唐公舉兵而

推遷不已

推遷言推故遷延也

且公爲官監而以宮人侍客公死可爾何誤

唐公也寂甚懼屢趣淵起兵淵乃使文靜詐爲敕書發太原西河

雁門馬邑民年二十已上五十已下悉爲兵期歲暮集涿郡擊高

麗中是人情恟恟思亂者益眾及剽武周據汾陽宮世民言于淵

曰大人爲留守而盜賊竊據離宮不早建大計禍今至矣淵乃集

將佐謂之曰武周據汾陽宮吾輩不能制罪當滅族若之何王威

等皆懼再拜請計淵曰朝廷用兵動止皆稟節度今賊在數百里

內江都在三千里外加以道路險要復有他賊據之以嬰城膠柱

之兵當巨猾豕突之勢必不全矣進退維谷何爲而可威等皆曰

公地兼親賢

補註獨孤皇后
之從母也故曰親

同國休戚若俟奏報豈及事機要

在平賊專之可也淵陽若不得已而從之者曰然則先當集兵乃

命世民與劉文靜長孫順德劉宏基等各募兵遠近赴集旬日閒

近萬人仍密遣使召建成元吉於河東柴紹於長安王威高君雅

見兵大集疑淵有異志謂武士護曰順德宏基皆背征三侍所犯

當死

二人皆避役亡
命故曰背征

安得將兵欲收校之士護曰二人皆唐公客

若爾必大致紛紜威等乃止畱守司兵田德平欲勸威等校募人

之狀

隋制密守謂司功
戶兵法士曹等書佐

士護曰討捕之兵悉隸唐公威君雅但

寄坐耳彼何能爲德平亦止晉陽鄉長劉世龍

開皇初置保
長黨長鄉長

密告

淵云威君雅欲因晉祠祈雨爲不利癸亥夜淵使世民伏兵於晉

陽宮城之外甲子旦淵與威君雅共坐視事使劉文靜引開陽府

司馬肸城劉政會入立庭中

新唐志太原有府十八開陽其一也隋志肸城縣屬東都舊曰東燕開皇

十八年改名

稱有密狀淵目威等取狀視之政會不與曰所告乃副

守事惟唐公得視之淵陽驚曰豈有是邪視其狀乃云威君雅潛

引突厥入寇君雅攘袂大詬曰此乃反者欲殺我耳時世民已布

兵塞衝路文靜因與劉宏基長孫順德等共執威君雅繫獄丙寅

突厥數萬眾寇晉陽輕騎入外郭北門出其東門淵命裴寂等勒

兵爲備而悉開諸城門突厥不能測莫敢進焮以爲威君雅實召

之也淵于是斬威君雅以徇淵部將王康達將千餘人出戰皆死

城中恟懼淵夜遣軍潛出城旦則張旗鳴鼓自他道來如援軍者

突厥終疑之圍城外二日大掠而去 帝命監門將軍涇陽龐玉

隋制左右監門府各將軍一人掌宮殿門禁及守衛事涇陽斷風京兆郡虎賁郎將翟世舉將關內兵

接東都柴孝和說李密曰秦地山川之固秦漢所馮以成王業者也今不若使糧司徒守洛口裴柱國守回洛明公自簡精銳西襲長安既克京邑業固兵彊然後東向以平河洛傳檄而天下定矣方今隋失其鹿秦傑競逐不早爲之必有先我者悔無及矣密曰此誠上策吾亦思之久矣但昏主尙存從兵猶眾我所部皆山東人見洛陽未下誰肯從我西入諸將出于羣盜雷之各競雄雄如此則大業曠矣孝和曰然則大軍既未可西上僕請引行觀密許之孝和與數十騎至陝縣隋志陝縣屬河南郡山賊歸之者萬餘人時密兵鋒甚銳每入苑與隋兵連戰苑卽大業初所築西苑會密爲流矢所中臥營中丁丑越王侗使段達與龐玉等夜出兵陳于回洛倉西北密與裴仁基出戰達等大破之殺傷大半密乃棄回洛奔洛口

考異曰

記云四月戊申段達等帥關內兵陳于倉西倉南密出兵拒戰大破兇隋密還固倉五月丁丑達等又出兵陳于倉西倉北密又來拒大破之密奔洛口校清洛北史新舊唐書皆云密爲流矢所中臥營中東都出兵擊之密成大潰兼回洛倉奔洛口俱無月日河洛記密軍失利歸于鞏東都復得回洛倉蒲山公傳曰五月二十八日越王夜出師使段達等大戰于倉西北密軍敗績歸于鞏亦不云密連月再敗也戊申四月二十八日丁丑五月二十八日蓋趙毅承蒲山公傳誤以密一敗分爲二事也

世舉軍于偃師

杜佑曰偃師帝學所都古西亳也湯亦都之武王伐紂回師息武遂名偃師縣屬河東柴孝

和之眾聞密退各散去孝和輕騎歸密揚德方鄭德節皆死

考異曰

德方豈圖錄作王

密以鄭頌爲左司馬蔡陽鄭乾象爲右司馬

日隋唐書皆作虔象惟彭綱錄作乾象云密殺其兄乾覆乾覆之子自通後從盛彥師殺密今從之

李建成元吉

棄其弟智雲于河東而去吏執智雲送長安殺之建成元吉遇柴

紹於道與之偕行建成謀于紹曰追書甚急恐已起事隋郡縣連

城千里中間偷路勢必不全今欲且投小賊權以自濟紹曰不可

追書既急，宜速去。雖稍辛苦，終當獲全。若投小賊，知是唐公之子，執以爲功，徒然死耳。建成然之，遂急進入雀鼠谷。知已起兵，乃相賀，以紹計爲得。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八十三終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八十四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隋紀八

起大業十三年六月盡大業十四年四月首尾不滿一年

疆皇帝下

丁丑大業十三年六月己卯李建成等至晉陽 劉文靜勸李淵與

突厥相結

考異曰創業註突厥去覘人來報文武入賀音曰且勿相賀當爲諸君召而使之卽自手與突厥書蓋溫大雅

欲歸功高祖耳今從唐書劉文靜傳

資其士馬以益兵勢淵從之自爲手啟卑辭厚

禮遺始畢可汗

考異曰創業註云仍命封題署云名啓所司請改改爲善帝不許按太宗云太上皇稱臣於突厥蓋

謂此時但溫大雅諱之耳

云欲大舉義兵遠迎主上復與突厥和親如聞皇之

時若能與我俱南願勿侵暴百姓若但相親坐受寶貨亦惟可汗
所擇始畢得啟謂其大臣曰隋主爲人我所知也若迎以來必害
唐公而驟我無疑矣苟唐公自爲天子我當不避盛暑以兵馬助
之卽命以此意爲復書使者七日而返將佐皆喜請從突厥之言
淵不可表寂劉文靜皆曰今義兵雖集而戎馬殊乏胡兵非所須
而馬不可失若復稽回恐其有悔淵曰諸君宜更思其次寂等乃
請尊天子爲太上皇立代王爲帝以安隋室移檄郡縣改易旗幟
雜用絳白以示突厥隋色尚赤今用絳而雜
之以白示若不純於隋淵曰此可謂掩耳盜
鍾然適於時事不得不爾乃許之遣使以此議告突厥西河郡不
從淵命甲申淵使建成世民將兵擊西河考異曰創業廿云命大
唐二郎率軍討西河高
祖太宗實錄但云命太宗徇西河蓋史官後建
之名耳唐嚴威傳從恩太子攻西河今從創業注命太原合太原

溫大有與之偕行

隋志太原縣舊曰晉陽開元十年分晉太原縣而後後齊所置龍山縣爲晉陽縣二縣並帶太原

原郡曰吾兒年少以卿參謀軍事事成敗當以此行卜之時軍士

新集成未聞習建成世民與之同甘苦遇敵則以身先之近道菜果非買不食軍士有竊之者輒求其主償之亦不詰竊者軍士及民皆感悅至西河城下民有欲入城者皆聽其入郡丞高德儒閉城拒守己丑攻拔之執德儒至軍門世民數之曰汝指野鳥爲鸞以欺人主取高官吾興義兵正爲誅佞人耳遂斬之自餘不戮一人秋毫無犯各撫慰使復業遠近聞之大悅建成等引兵還晉陽往返凡九日淵喜曰此行兵雖橫行天下可也遂定入關之計淵開倉以賑貧民應募者日益多淵命爲三軍分左右通謂之義士裴寂等上淵號爲大將軍癸巳建大將軍府以寂爲長史劉文

靜爲司馬唐儉及前長安尉溫大雅爲記室大雅仍與弟大有共
掌機密武士彠爲總曹劉政會及武城崔善爲太原張道源爲戶

曹晉陽長上邽姜謩爲司功參軍太谷長殷開山爲府掾

此唐公尉大將

軍利者遣官屬參用隋親王府大將軍府州郡官屬之制也隋制
惟親王有將軍屬有記室大將軍府有總曹州郡有戶曹皆行參
軍也煬帝改州爲郡郡置諸司書佐而書佐卽參軍之職行書佐
卽行參軍之職也隋志武城縣屬清河郡上邽縣帶天水郡大谷

縣屬太原郡

長孫順德劉宏基竇琮及鷹揚郎將高平王

色開皇十八年改名

高平縣後魏置高平郡隋已改爲平高縣煬帝改秦州爲

天水郡因古郡名也統軍後魏所置

自餘文武隨才受任又以世子建成爲隴西公

左領軍大都督左三統軍隸焉世民爲敦煌公右領軍大都督右

三統軍隸焉元吉爲姑臧公各置官屬以柴紹爲右領軍府長史

詔議譙人劉瞻領西河通守天有性端謹以兄弟同掌機密意不

自安固請他職淵曰我虛心相待不以為疑卿何自疑也大有雖
應命然每退讓遠避機權察列以此多之道源名河以字行年十
五居喪以孝聞縣令郭湛署其所居為復禮鄉至孝里嘗與友人
客游友人病中宵而卒道源恐驚擾主人遂共屍臥達曙方哭步
送其喪至家後拜大理卿時有得罪者籍其家屬賜羣臣道源曰
禍福何常安可利人之亡取其子女以自奉仁者不為也資以衣
食而遣之開山名嶠亦以字行不害之孫也 李密復帥眾向東
都丙申大戰於平樂園 此蓋師漢魏平樂觀之地為園也然漢魏
平樂觀在洛城西隋既遷營新都則平樂
園當在 密左騎右步中列彊弩鳴千鼓以衝之東都兵大敗密復
取回洛倉 突厥遣其柱國康鞘利等送馬千匹詣李淵為互市
許發兵送淵入關多少隨所欲丁酉淵引見康鞘利等受可汗書

禮容盡恭贈遺服鞘利等甚厚擲其馬之善者止市其半義士請以私錢市其餘淵曰虜饒馬而貪利其來將不已恐汝不能市也吾所以少取者示貧且不以爲急故也當爲汝贖之不足爲汝費

乙巳靈壽賊帥郝士陵

隋末凌壽縣屬恆山郡

帥眾數千降於淵淵以爲鎮

東將軍燕郡公仍置鎮東府補僚屬以招撫山東郡縣康鞘利北遷淵命劉文靜使於突厥以請兵私謂文靜曰胡騎入中國生民之大蠹也吾所以欲得之者恐劉武周引之其爲邊患又胡馬行牧不費芻粟聊欲藉之以爲聲勢耳數百人之外無所用之

秋

七月帝遣江都留守王世充將江淮勁卒將軍王隆帥邗黃蠻

唐

舊邗部有烏蠻白蠻又諸羣蠻種類多不可計意必有黃蠻也河北大使大常少卿韋蕤河南大使虎牙郎將王辯等各帥所領同赴東都相知討李密

考異曰據說四月世

老帥淮南兵萬人援東都世充行至彭城懼密眾之盛自以兵少不敵乃開行自黎陽濟河而至七月世充帥留守兵二萬擊密無功今從略記

世充公傳

醫世康之子也

壬子李淵以子元吉爲太原太守

留守晉陽宮後事悉以委之癸丑淵帥甲士三萬發晉陽立軍門誓眾并移檄郡縣諭以尊立代王之意西突厥阿史那大柰亦帥其眾以從

大業八年分大柰之眾居樓煩故今亦從淵

甲寅遣通議大夫張綸將兵徇

稽胡丙辰淵至西河慰勞吏民賑贍窮乏民年七十以上皆除散官其餘豪俊隨才授任口誦功能手注官秩一日除千餘人受官皆不取告身各分淵所書官名而去淵入雀鼠谷壬戌軍賈胡堡

賈胡堡在霍邑西北括地志汾州靈石縣有賈胡堡

去霍邑五十餘里代王侑遣虎牙郎將

宋老生帥騎兵二萬屯霍邑左武侯大將軍屈突通將驍果數萬

屯河東以拒淵會續雨淵不得進遣府佐沈叔安等將羸兵還太

原更運一月糧乙丑張綸克離石殺太守楊子崇

楊帝改石州劉為離石郡

文靜至突厥見始畢可汗請兵始畢曰唐公起事今欲何爲文靜

曰皇帝廢豕嬗傳位後主致斯禍亂唐公國之懿戚不忍坐觀成

敗故起義軍欲黜不當立者因與之約曰若入長安民眾土地入

唐公金玉帛歸突厥始畢大喜丙寅遣其大臣級失特勒先至

淵軍告以兵已上道淵以書招李密

考異曰唐書錄云高祖屯壽陽遣右衛將軍張仁則齎書

招李密蒲山公傳密答書曰使至辱今月十九日書校長疑是月已酉朔十九日丁卯不應己已遠至彊邑又發書日不應猶在壽

陽今皆不取

密自恃兵彊欲爲盟主使祖君彥復誓曰與兄派流離異

根系同本

唐公出於李虎裔出於李弼是異派也然李弼之先本遼東襄平人李虎祖西涼本隴西成紀人所謂根系但

同姓耳

自惟虛薄爲四海英雄共推盟主

惟思也

所望左提右挈戮力

同心執子嬰於咸陽

謂代王

殲商辛於牧野

謂楊

豈不盛哉且欲使

淵以步騎數千自至河內

楊帝改懷州爲河內郡

面結盟約淵得書笑曰密

安自矜大非折簡可致吾方有事關中若遠絕之乃是更生一敵

不如卑辭推獎以驕其志使爲我塞成臯之道綴東都之兵

塞成臯之

道則江都信使不通綴東

我得專意西征俟關中平定據險發威

徐觀鵠蚌之勢以收漁人之功未爲晚也乃使溫大雅復書曰吾

雖庸劣幸承餘緒出爲八使

煬帝遣入使惠公使山西河東故云然

入典六屯

隋制六軍

十二衛唐公會

顛而不扶通賢所責所以大會義兵和親北狄共

匡天下志在尊隋天生蒸民必有司牧當今爲牧非子而誰老夫

年逾知命顛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鱗附翼惟冀弟早膺圖籙以甯

兆民宗盟之長屬籍見容復封於唐斯榮足矣燼商辛於牧野所

不忍言執子嬰於咸陽未敢聞命汾津左右尙須安輯盟津之會

未暇卜期密得書甚喜以示將佐曰唐公見推天下不足定矣自是信使往來不絕雨久不止淵軍中糧乏劉文靜未返或傳突厥與劉武周乘虛襲晉陽淵召將佐謀北還裴寂等皆曰宋老生屈突通運兵據險未易猝下李密雖云連和姦謀難測突厥貪而無信唯利是視武周事胡者也太原一方都會且義兵家屬在焉不如還救根本更圖後舉李世民曰今不救被野何憂乏糧老生輕躁一戰可擒李密顧戀倉粟未遑遠略武周與突厥外雖相附內實相猜武周雖遠利太原豈可近忘馬邑本興大義奮不顧身以救蒼生當先入咸陽號令天下今遇小敵遽已班師恐從義之徒一朝解體還守太原一城之地此爲賊耳何以自全李建成本以爲然淵不聽促令引發世民將復入諫會日暮淵已寢世民不得

入號哭於外營聞帳中淵召問之世民曰今兵以義動進戰則克
退還則散眾散於前敵乘於後死亡無日何得不悲淵乃悟曰軍
已發奈何世民曰右軍嚴而未發嚴裝也左軍雖去計亦未遠請自

追之淵笑曰吾之成敗皆在爾知復何言唯爾所爲世民乃與建

成夜追左軍復還考異曰創業注帝集文武官人及大郎二郎等
而謂之曰以天贊我應無此勢以人事見機而

發無有不爲備遣吾當突厥武周之地何有不來之理諸公謂云
何謀者以老生宿突通相去不遠李密蕭詵姦謀難測突厥見利
而行武周事苟者也太原一都之會義兵家屬在焉愚夫所慮伏
誰教旨唐公頡頤大郎二郎曰爾輩何如對曰武周位極而志滿
突厥少信而貪利外雖相附內實相猜突厥必欲來利太原甯可
近忘馬邑武周悉其此勢未必同謀同志老生突厥奔竄來扑進
關關南退寫自北還無所入往無所之畏溺先沈近於斯矣今禾
菽被野人馬無憂坐卽有糧行卽得設李密懸于倉粟未遠遠略
老生輕躁破之不疑定獲取或在茲一決諸人你家受命言不可
勝兩罷進軍若不殺老生兒等敢以死謝唐公喜曰爾謀得之吾
其決矣三占從二何精與言儒夫之徒獲敗乃公事耳太祖實錄
鼎以爲太宗之策無建成名益及之耳建成同追左軍則建成

賁通鑑補卷一百八十四隋書卷一百八十四 六
馬帝大業十三年

意亦不欲還也
今從劉棻住

丙子太原運糧亦至

鷹揚府司馬武威李軌家

富好仕俠辭舉作亂於金城軌與同郡曹珍關謹梁碩李贊安脩仁等謀曰辭舉必來侵暴郡官庸怯勢不能禦吾輩豈可束手并妻孥爲人所虜邪不若相與并力拒之保據河右以待天下之變眾皆以爲然欲推一人爲主各相讓莫肯當曹珍曰久聞圖讖李

氏當王今軌在謀中乃天命也遂相與拜軌奉以爲主丙辰軌令

脩仁集諸胡

安氏梁州豪望世爲民夷所附故使之集諸胡

軌結民間豪傑共起兵執虎

賁郎將謝統師郡丞韋士政軌自稱河西太原王置官屬竝擬開學故事關謹等欲盡殺隋官分其家貲軌曰諸公旣覓逼爲主當稟吾號令今與義兵以救生民乃殺人取貨此羣盜耳將何以濟於是以統師爲太僕卿士政爲太府卿西突厥闐達度設據會甯

川自稱闕可汗請降於軌

群舉自稱秦帝

考異曰唐高祖實錄
武德元年四月辛卯

舉稱尊號按今冬舉敗則諸亮曰天子有
降事否是則已稱尊號也今從唐書舉傳

立其妻鞠氏爲皇后子

仁果爲皇太子遣仁果將兵圍天水克之舉自金城徙都之仁果

多力善騎射軍中號萬人敵然性貪而好殺嘗獲虜信子立怒其

不降磔於火上稍割以噉軍士及克天水悉召富人倒縣之以醋

灌鼻責其金寶舉每戒之曰汝之才略足以辦事然苛虐無恩終

當覆我國家舉遣晉王仁越將兵趨劔口至河池郡太守蕭瑀拒

卻之

劔口劔門關口舉指投仁越使之趣劔
口未至而蕭瑀以河池拒之遂退卻

又遣其將常仲興齊

河擊李軌與軌將李贇戰於昌松

隋志昌松縣
屬武威郡

仲興舉軍敗沒軌

欲縱遣之贇曰力戰獲俘復縱以資敵將焉用之不如盡坑之軌

曰天若祚我當擒其主此虜終爲我有若其無成留之何益乃縱

之未幾攻張掖敦煌西平枹罕皆克之軌遂盡有河西五郡之地

帝詔左禦衛大將軍涿郡雷守薛世雄將燕地精兵三萬討李

密命王世充等諸將皆受世雄節度所過盜賊隨便誅翦世雄行

至河開軍於七里井

七里井蓋其地去河開七里故名

時竇建德以無糧食兵士

无皆分散餘軍不滿千人在武彊縣境收麥充食聞世雄兵至河

開惶懼無計問一女巫欲走避之如何巫云不免問欲首如何巫

云亦不吉問欲掩其不備擊之如何巫云今夜天未明到大吉卜

時日已午上慮去河開二百四十里建德簡精兵二百八十人先

行餘勦續發建德與眾決云夜到即打明即降之吉凶之事在此

舉耳遂行去世雄營二里天已屬明又聞吹角聲建德惶惑欲降

須臾大霧忽起建德曰此天助我也遂引兵入營致之兵遂大亂

世雄左右先已裝束擬發皆無闕意既不知賊多少悉棄甲奔亡
世雄不能禁與左右數十騎遁歸涿郡慙恚發病卒建德遂圍河
間 八月己卯雨霽庚辰李淵命軍中曝鎧仗行裝辛巳出賈胡
塋東南由山足細道趣霍邑淵恐宋老生不出李建成李世民曰

老生勇而無謀以輕騎挑之理無不出脫其固守則誣以貳於我
彼恐爲左右所奏安敢不出淵曰汝測之善老生不能逆戰賈胡

謂淵屯賈胡塋時
老生不能逆戰

吾知其無能爲也淵與數百騎先至霍邑城東

數里以待步兵使建成世民將數十騎至城下舉鞭指麾若將圍
城之狀且詬之老生怒引兵三萬自東門南門分道而出淵使殷
開山趣召後軍後軍至淵欲使軍士先食而戰世民曰時不可失
淵乃與建成陳於城東世民陳於城南淵建成戰小卻世民與軍

頭臨淄段志元自南原引兵馳下

新唐志曰武德元年改臨淄郡將曰軍頭蓋起兵之初已置軍

如也後又改軍頭爲驃騎將軍隋志臨淄縣屬北海郡

衝老生陳出其背世民手殺數十人

兩刀皆缺血流滿襖灑之復戰淵兵復振因傳呼曰已獲老生矣
老生兵大敗淵兵先趣其門門閉老生下馬投墜劉宏基就斬之
餽尸數里日已暮淵卽命登城時無攻具將士肉薄而登遂克之
淵賞霍邑之功卽史疑奴應募者不得與良人同淵曰矢石之閒
不辨貴賤論勳之際何有等差宜竝從本勳授壬午淵引見霍邑
吏民勞苦如西河選其丁壯使從軍關中軍士欲歸者竝授五品
散官 楊帝置散職九大夫朝請大夫正五品朝散大夫從五品遣歸或諫以官太濫淵曰隋氏
吝惜勳賞此所以失人心也奈何效之且收眾以官不勝於用兵
乎丙戌淵入臨汾郡慰撫如霍邑庚寅宿鼓山絳郡通守陳叔達

拒守辛卯進攻克之叔達陳高宗之子有才學淵禮而用之癸巳

淵至龍門龍門縣屬河東郡在郡東北劉文靜康輔利以突厥兵五百人馬二

千匹來至淵喜其來緩謂文靜曰吾西行及河突厥始至兵少馬

多皆君將命之功也汾陰薛大鼎說淵請勿攻河東自龍門直濟

河據永豐倉傳檄遠近關中可坐取也淵將從之諸將請先攻河

東乃以大鼎爲大將軍府察非掾河東縣戶曹任瓌河東縣帶河東郡舊曰蒲坂

說淵曰關中豪傑皆企踵以待義兵瓌在馮翊積年知其豪傑

請往諭之必從風而靡義師自梁山濟河直趣韓城逼郃陽梁山在韓

城縣界臨河郃左傳所謂梁山南者也韓城郃陽二縣皆屬馮翊

郡隋所置也杜作曰同州韓城縣漢爲夏陽縣有梁山龍門山宋

白曰今韓城縣西南三里有夏陽故城乃韓國故城今縣理南二

十五里有少梁故城隋文帝分郃陽故城之北置韓城縣以古韓

城爲蕭造文吏必當望塵請服孫華之徒皆當遠迎然後鼓行而

進直據永豐雖未得長安關中固已定矣淵悅以瓌爲銀青光祿

大夫時關中羣盜孫華最彊丙申淵至汾陰以書招之己亥淵進

軍壺口

隋志文城郡昌甯縣有壺口山

河濱之民獻舟者日以百數仍置水軍王

寅孫華自郃陽輕騎渡河見淵淵握手與坐慰獎之以華爲左光

祿大夫武鄉縣公領馮翊太守其徒有功者委華以次授官賞賜

甚厚使之先濟繼遣左右統軍王長諧劉宏基及左領軍長史陳

演壽金紫光祿大夫史大柰

舊唐史大柰卽大業三年別將餘眾居於樓煩所謂特勤大柰卽亦是年

七月李淵發晉陽西突厥帥眾以從所謂阿史那大柰者也特勤

突厥官名阿史那突厥之姓也故史兩書之後以從平長安功賜

姓史 將步騎六千自梁山濟營於河西以待大軍以任瓌爲招慰

大使瓌說韓城下之淵謂長諧曰屈突通精兵不少相去五十餘

里不敢來戰足明其眾不爲之用然通畏罪不敢不出若自濟河

擊卿等則我進攻河東必不能守若全軍守城則卿等絕其河梁

河梁謂
津橋

前掘其喉後拊其背彼不走必爲擒矣

驍果從帝在江

都者多逃去帝患之以問裴矩對曰人情非有匹偶難以久處請
聽軍士於此納室帝從之九月悉召江都境內寡婦處女集宮下
恣將士所取或先與姦者聽自首卽以配之 武陽郡丞元寶藏

以郡降李密甲寅密以寶藏爲上柱國武陽公寶藏使其客鉅鹿

魏徵爲啟謝密

隋志鉅鹿縣
兼義國郡

且請改武陽爲魏州又請帥所部西

取魏郡

陽帝改相
州爲魏郡

南會諸將取黎陽倉密喜卽以寶藏爲魏州總

管召魏徵爲元帥府文學參軍掌記室徵少孤貧好讀書有大志

落拓不事生業出家爲道士寶藏召典書記密愛其文辭故召之

徵進十策以說密密奇之然不能用初貴鄉長宏農魏德深

隋志
貴鄉

縣帶武陽郡舊胸曰魏州漢魏郡元城縣之地後魏天平二年分
行開西界於今州西北三十里古趙城置貨鄉縣後魏建德七年
以捕賊卑溼西南移三十里就孔思集寺爲貴鄉縣大象二年於
縣置魏州隋改名武陽郡隋志魏德深本鉅野人家宏農隋河南
郡陝縣後魏之宏農郡也宏農郡爲政清靜不嚴而治遼東之役
徵稅百端使者劾午責成郡縣民不堪命惟貴鄉閭里不擾有無
相通不竭其力所求皆給元寶藏受詔捕賊數調器械動以軍法
從事其鄰城營造皆聚於廳事官吏遞相督責晝夜喧鬧猶不能
濟德深聽隨便修營官府寂然恆若無事惟戒吏以不須過勝餘
縣使百姓勞苦然民各自竭心常爲諸縣之最尋轉館陶長貴鄉
吏民皆歛歔流涕語不成聲及將赴任傾城送之號泣之聲道路
不絕既至館陶闔境老幼皆如見其父母貴鄉父老詣闕請留德
深有詔許之館陶父老復詣郡相訟以貴鄉文書爲詐郡不能決

會持節使者韋藻等至兩縣訟之乃斷從貴鄉吏民歌呼滿道互相稱慶館陶眾庶合境悲泣寶藏深害其能遣將千兵赴東都所領兵聞寶藏降密思其親戚輒出都門東嚮慟哭而返或勸之降密皆泣曰我與魏明府同來何忍棄去河南山東大水餓殍滿野帝詔開黎陽倉賑之吏不時給死者口數萬人徐世勣言於李密曰天下大亂本爲饑饉今更得黎陽倉大事濟矣密遣世勣帥麾下五千人自原武濟河

隋志原武縣屬黎陽郡開皇十六年置

會元寶藏郝孝

德李文相及洹水賊帥張升清河賊帥趙君德兵襲破黎陽倉據

之隋志洹水縣屬魏郡後周置考異曰河汾記今年四月祖君彦

檄云又得洹洛復取黎陽天下之倉盡非隋有而九月魏徵啟

方勸取黎陽益君彦爲徵欲虛張聲勢非事實也

薛倉恣民就食次旬閒得勝兵二十餘

考異曰唐李勣傳勣初得黎陽倉就食者數十萬人魏徵高季

輔杜正倫郭孝恪皆容許其所一見於取人中卽加處破引之

臥內談讌忘倦按徵為元寶藏作啟方謀取黎陽倉高季輔已為設令杜正倫為羽騎尉郭孝恪先在密所足知此事為虛今不取

武安永安義陽弋陽齊郡相繼降密楊帝改洛州為武安郡黃州為永安郡義陽郡齊梁曰司

州後魏曰鄆州後周改申州大業二年改義州尋改為郡改光州為弋陽郡改齊州為齊郡寶建德朱粲之徒

亦遣使附密密以粲為揚州總管鄆公秦山道士徐洪客獻書於

密以為大眾久聚恐米盡人散師老厭戰難可成功勸密乘進取

之機因士馬之銳沿流東指直向江都執取獨夫號令天下密壯

其言以書招之洪客竟不出莫知所之 彗星見於營室 乙卯

張綸徇龍泉文成等郡楊帝改鄆州為龍泉郡治團川縣漢之藉子縣也改汾州為文成郡治吉昌縣後魏

定陽縣也皆下之獨文成太守鄭元璠元璠之子也 屈突通遣虎

牙郎將桑顯和將驍果數千人夜襲王長諧等營長諧等戰不利

考異曰側榮注云桑顯和帥驍果精兵數千夜襲地襲長諧等軍營諸及深華等奉教備陳故故魏之伺和赴營設伏分擊應時摧

散者高祖本紀云義師不利太宗以遊騎數百掩其後顯和孫華潰散案太宗時未遘河西今從高祖自錄及唐史太宗傳

史太宗以遊騎自後擊顯和大破之顯和脫走入城仍自絕河梁

丙辰馮翊太守蕭造降于李淵造之子也戊午淵帥諸軍圍河

東考異曰創業注戊午唐公親帥諸軍圍河東郡屈突通不敢出閉門自守城甚高峻才易可攻唐公觀義士等志欲遣登之南面于餘人應時而上時使南甚公命旋騎軍人時速上城不時速下公曰屈突宿偷舊人解安陳隊野取非其所長嬰城善為捍禦我師常務入必斬之驍銳先登恐無還路今取示威而已未是攻城之時殺人得城知何所用乃命遊唐高祖實錄云驍勇十餘人已令其南城高祖在東原會禁雨高祖鳴角收軍由是不克溫大雅因為虛美耳今不取屈突通嬰城自守將

佐復推淵領太尉增造官盧淵從之時河東未下三輔豪傑至者

日以千數淵欲引兵西取長安猶豫未決裴寂曰屈突通攤大眾

馮堅城吾捨之而去若進攻長安不克退為河東所踵腹背受敵

此危道也不若先克河東然後西上長安恃通為援通敗長安必

破矣李世民曰不然兵貴神速吾席棄勝之威撫歸順之眾鼓行而西長安之人望風震駭智不及謀勇不及斬取之若振槁葉耳若淹留自弊於堅城之下彼得成謀修備以待我坐費日月眾心離沮則大事去矣且關中蜂起之將未有所屬不可不早招懷也屈突通自守虜耳不足為慮淵兩從之雷諸將圍河東自引軍而

西朝邑法曹武功靳孝謨以蒲津中澗二城降

隋志朝邑縣屬馮翊郡後魏曰南五

泉西魏改焉其地當蒲津橋西唐改爲河

西縣梁大河爲橋故有中澗○釋音世華陰令李孝常以永豐

倉降仍應接河西諸軍孝常圓通之子也京兆諸縣亦多遣使請

降 王世充韋霽王辯及河內通守孟善誼河陽都尉獨孤武都

各帥所領會東都唯王隆後期不至

王隆帥也黃糧者也

己未越王侗使虎

賁郎將劉長恭等帥雷守兵龐玉等帥偃師兵與世充等合十餘

萬眾擊李密於洛口

考異曰略記作乙丑河洛記作十二日蒲山公傳九月十一日隔出東都案長曆是月己酉朔乙丑十七日

與密夾洛水相守帝詔諸軍皆受世充節度

考異

也今從蒲山公傳曰略記云世充擊密固不摧破露布相續而來百姓忻歎詠於道蒲山公傳云自秋徂冬凡獲三十餘戰世充多敗續河洛記云四十餘戰世充無功二書相違莫知孰是今者不取唯勝負有頃狀者存之

帝遣嶺江都郡丞馮慈明

向東都爲密所獲密素聞其名延坐勞問禮意甚厚因謂曰隋祚

已盡公能與孤立大功乎慈明曰公家歷事先朝榮祿兼備不能

善守門閫乃與元感舉兵偶脫罔羅得有今日唯圖反噬未喻高

旨莽卓致元非不彊盛一朝夷滅罪及祖宗僕死而後已不敢聞

命密怒囚之慈明說防人席務本使亡走奉表江都及致書東都

論賊形勢至雍邱爲密將李公逸所獲密又義而釋之慈明出至

營門程讓怒曰爾爲使人爲我所執魏公相待至厚曾無感戴爾

有畏乎慈明勃然曰天子使我来正欲除爾輩不圖爲賊黨所獲
我豈從汝求活邪欲殺卽殺何須罵詈因謂羣賊曰汝等本無惡
心因饑饉逐食至此官軍且至早爲身計讓益怒于是亂刀斬之
慈明子琮之子也密之克洛口也箕山府郎將張季珣固守不下
密以其寡弱遣人呼之季珣罵密極口密怒遣兵攻之不能克時
密眾數十萬在其城下季珣四面阻絕所領不過數百人而執志
彌固誓以必死久之糧盡水竭士卒虛病季珣撫循之一無離叛
自三月至於是月城遂陷季珣見密不拜曰天子爪牙何容拜
賊密征而釋之殺讓從之求金不得遂殺之季珣祥之子也 庚
申李淵帥諸軍濟河甲子至朝邑舍於長春宮 隋志朝邑縣
有長春宮 關中
士民歸之者如市丙寅淵遣世子建成司馬劉文靜帥王長諧等

諸軍數萬人屯永豐倉守潼關以備東方兵慰撫使賀正等受其

節度敦煌公世民帥劉宏基等諸軍數萬人徇渭北慰撫使殷開

山等受其節度軌琮之兄也冠氏長子志甯安養尉顏師古

冠氏春秋

邑名隋分館陶東界蓋冠氏縣屬武陽郡安養縣屬襄陽郡列陶日漢郡城古樊城也宋改安養縣後周廢山都樊城二縣入焉

及世民婦兄長孫無忌謁見淵於長春官師古名猶以字行志甯

宣敏之兄子子宣敏見一百七十五年師古之推之孫也顏之推見

三卷太建九年皆以文學知名無忌仍有才略淵皆禮而用之以志甯爲

記室師古爲朝散大夫無忌爲渭北行軍典籤屈突通聞淵西入

署鷹揚郎將湯陰堯君素領河東通守隋志湯陰縣屬汲郡使守蒲坂自引

兵數萬趣長安考異曰唐書通傳云將自武關趣藍田赴長安疑其太迂今但云趣長安爲劉文静所

退將軍劉綱成潼關屯都尉南城隋潼關有守通欲往依之王長

兵故置郡尉

諧先引兵襲斬綱據城以拒通通退保北城淵遣其將李紹宗等

攻河東不能克 柴紹之自長安赴太原也謂其妻李氏曰尊公

舉兵今偕行則不可留此則及禍奈何李氏曰君第速行我一婦

人易以潛匿當自爲計紹遂行李氏歸鄠縣別墅

隋志鄠縣屬京兆郡

散家

貲聚徒眾淵從弟神通在長安亡入鄠縣山中與長安大俠史萬

寶等起兵以應淵西域商胡何潘仁入司竹園爲盜

隋志京兆府整屋縣有司

竹有眾數萬劫前尚書右丞李綱爲長史李氏使其奴馬三寶說

潘仁與之就神通合勢攻鄠縣下之神通眾逾一萬自稱關中道

行軍總管以前樂城長令狐德棻爲記室

隋志樂城縣屬信安郡

德棻熙之

子也李氏又使馬三寶說竊盜李仲文向善志邛師利等皆帥眾

從之仲文密之從父師利和之子也西京留守煬遣兵討李氏李

氏遣潘仁三寶等屢挫其鋒徇盤屋武功始平皆下之

隋志始平屬京兆

郡唐改曰興平

李氏申明法令禁戢兵士無得虜掠故遠近奔赴

眾至七萬左親衛段綸文振之子也娶淵女亦聚徒於藍田

隋志藍田

縣屬京兆郡

得萬餘人及淵濟河神通李氏綸各遣使迎淵淵以神通

爲光祿大夫子道彥爲朝請大夫綸爲金紫光祿大夫使柴紹將

數百騎竝南山迎李氏

自華山而南接藍屋鄂社諸山皆長安南山也

何潘仁李仲文向

善志及關中羣盜皆請降於淵淵一一以書慰勞授官使各居其

所受敦煥公世民節度刑部尙書領京兆內史衛文昇年老

煬帝改京

北河南尹爲內史

聞淵兵向長安憂懼成疾不復預事獨左翊衛將軍陰

世師京兆郡丞骨儀奉代王侑乘城拒守己巳淵如蒲津庚午自

臨晉濟渭

朝邑古縣晉地

至永豐勞軍開倉賑饑民辛未還長春宮壬申

進屯潯湖世民所至吏民及羣盜歸之如流世民收其豪俊以備

僚屬營于涇陽

涇陽縣屬京兆郡

勝兵九萬李氏將精兵萬餘會世民於

渭北與柴紹各置幕府號娘子軍先是平涼奴賊數萬圍扶風大

守齋璉數月不下賊中食盡邛師利遣其弟行恭帥五百人負米

麥持牛酒詣奴賊營奴帥長揖行恭手斬之謂其眾曰汝輩皆良

人何故事奴爲主使天下謂之奴賊眾皆俯伏曰願改事公行恭

卽帥其眾與師利共謁世民於渭北世民以爲光祿大夫璉琮之

從子也隲城尉房元齡謁世民於軍門

考異曰舊唐書元齡傳云淵彥博又薦焉案彥博時

在羅漢所

世民一見如舊識署記室參軍引爲謀主元齡亦自以

爲遇知己潯湖心力知無不爲淵命劉宏基殷開山分兵西略扶

風有眾六萬南度渭水屯長安故城

考異曰創業注云號屋公自涇陽遷司竹留宏基開山屯

長安故城今從唐書宏基傳

城中出戰宏基逆擊破之世民引兵趣司竹李仲

文何潘仁向善志皆帥眾從之頓於阿城

阿城在秦阿房宮城

勝兵十三萬

軍令嚴整秋毫無犯乙亥世民自蓋屋遣使白淵請期日赴長安

淵曰屈突東行不能復西不足虞矣乃命建成選倉上精兵自新

豐趣長樂宮

新豐縣屬京兆郡長樂宮故漢宮也

世民帥新附諸軍北屯長安故城

自蓋屋趣長安故城之北

至竝德教

竝至所期地與秋令

延安上郡雕陰皆請降於淵丙

子淵引軍西行自馬場

所過離宮園苑皆罷之出宮女還其親屬

冬十月辛巳淵至長安營於春明門之西北

春明門長安城東諸道三門之中門也

諸軍皆集合二十餘萬淵命各依壁壘毋得入邨落侵暴庶遣使至

城下諭衛文昇等以欲尊隋之意不報辛卯命諸軍進圍城甲午

淵遷館於安興坊

安興坊在安興門外離館長安城東面三門通化春明安興

巴陵校尉郡

陽董景珍雷世猛旅帥鄭文秀許元徹萬瓚徐德基郭華沔陽張

繡等謀據邵叛隋

隋志巴陵邵置巴州平陣改曰岳州大業初改曰羅州尋改爲邵陽帝改大都督爲校尉帥

都督爲旅帥沔陽郡後置復州大業初改爲沔州尋改爲邵

推景珍爲主景珍曰吾素寒賤不

爲眾所服羅川令蕭銑梁室之後

羅川縣即巴陵郡之羅縣

寬仁大度請奉之

以從眾望乃遣使報銑銑喜從之聲言討賊召募得數千人銑嚴

之孫也

蕭嚴晉陳見關皇八年

會穎川賊帥沈柳生寇羅川

揚帝改許州爲穎川郡銑

與戰不利因謂其眾曰今天下皆叛隋政不行巴陵豪傑起兵欲

奉吾爲主若從其請以號令江南可以中興梁祚以此召柳生亦

當從我矣眾皆悅聽命乃自稱梁公改隋服色旗幟皆如梁舊柳

生卽帥眾歸之以柳生爲車騎大將軍起兵五日遠近歸附者至

數萬人遂帥眾向巴陵景珍遣徐德基帥郡中豪傑數百人出迎

未及見銑而先見柳生柳生與其黨謀曰我先奉梁公勳居第一
今巴陵諸將皆位高兵多我若入城反出其下不如殺德基質其
首領獨挾梁公進取郡城則無出我右者矣遂殺德基入白銑銑
大驚曰今欲撥亂反正忽自相殺吾不能爲若主矣因步出重門
柳生大懼伏地請罪銑責而赦之陳兵入城景珍言於銑曰徐德
基建義功臣而柳生無故擅殺之此而不誅何以爲政且柳生爲
盜日久今雖從義凶悖不移其處一城勢必爲變失今不取後悔
無及銑又從之景珍收柳生斬之其徒皆潰去丙申銑築壇燔燎
自稱梁王改元鳴鳳 壬寅王世充夜渡洛水營於黑石明日分
兵守營自將精兵陳於洛北李密聞之以兵度洛逆戰密兵大敗
柴孝和溺死密帥麾下精騎渡洛南餘眾東走月城

月城蓋臨洛水築營月城

與倉城世充追圍之密自洛南策馬直趣黑石營中懼連舉六烽

相應世充釋月城之圍狼狽自救密還與戰大破之斬首三千餘級

甲辰李淵命諸軍攻城約毋得犯七廟及代王宗室違者夷三族

孫華中流矢卒十一月丙辰軍頭雷永吉先登

考異曰唐高祖官錄作雷紹今從創

遂克長安代王在東宮左右解散惟侍讀姚思廉在側軍士將

登殿思廉厲聲訶之曰唐公舉義兵匡帝室卿等毋得無禮眾皆

愕然布立庭下淵迎王於東宮遷居大興殿後思廉扶王至順陽

閣下泣拜而去思廉察之子也淵還舍於長樂宮與民約法十二

條悉除苛禁淵之起兵也留守官發其墳墓毀其五廟至是藺文

昇已卒戊午秋陰世師骨儀等敗以貪婪苛酷且拒義師俱斬之

隋書解陰世師少有志槩性忠厚多武藝骨儀性嗜雙石不可奪

之志于時朝政浸亂高行天下士大夫莫不髮飾備獨屬志

守常介然獨立如此則皆附之耳也唐公特以其後墳墓毀家前
拒守不下向誅之勢以負焚討酷非其罪也考異曰附書北史衛
元傳皆曰賊陷歸于家殺衛中卒拔文昇與死者十餘人餘無所
二人俱獲雷守官不容獨免今從唐本紀

問馬邑郡丞三原李靖紫與淵有隙

隋志三原縣屬京兆郡考異曰柳芳唐歷及唐書靖傳云

高祖擊突厥於塞外靖察高祖有四方之志因自領上變將詣口
都至長安道悉不通而止案太宗謀起兵高祖尚未知之猶不
從常擊突厥之時未有與志靖何從察知之又上變當乘驛取疾
何爲自領也今依靖行狀云昔在隋朝曾習作旨及茲巢陷高祖
遣責傳言公抗敵立論特蒙宥釋但行狀題云魏徵懷非也案徵
以貞觀十七年卒考二十三年乃卒蓋後人爲之託徵名又徵靖
事極怪誕無取淵入城將斬之靖大呼曰公興義兵欲平暴亂乃
惟此可爲據耳

以私怨殺壯士乎世民爲之固請乃捨之世民因召置幕府靖少
負志氣有文武才略每謂所親曰大丈夫若遇主逢時當立功立
事以取富貴何至作章句儒乎其舅韓擒虎每與論兵未嘗不稱
善撫之曰可與言將帥之略者獨此子耳更部尚書牛宏見之曰

王佐才也左僕射楊素亦與之善每拊其牀謂靖曰卿終當坐此

王世充自洛北之敗堅壁不出越王侗遣使勞之世充慙懼請

戰於密丙辰世充與密夾石子河而陳密布陳南北十餘里翟讓

先與世充戰不利而退世充逐之王伯當裴仁基從勇橫斷其後

密勒中軍擊之世充大敗西走

考異日前已有丙辰戊午欲各敘西京東都事使不相亂故重出案

通鑑下文書戊午殺翟讓考異於此兼言之

翟讓司馬王儒信勸讓自為大冢宰總領

眾務以奪密權讓不從讓兄柱國滎陽公寬祖患人也謂讓曰天

子汝當自為奈何與人汝不為者我當為之讓但大笑不以為意

密聞而惡之總管崔世樞自瑯陵初附於密

瑯陵縣屬

讓囚之私

府責其貨世樞營求未辦遽欲加刑讓召元帥府記室邢義期博

逡巡未就杖之八十讓謂左長史房彥藻曰君前破汝南大得寶

貨獨與魏公全不與我魏公我之所立事未可知彥藻懼以狀告
密因與左司馬鄭頊共說密曰讓貪復不仁有無君之心宜早圖
之密曰今安危未定遽相誅殺何以示遠頊曰毒蛇螫手壯士解
腕所全者大故也彼先得志悔無所及密乃從之置酒召讓戊午
讓與兄寬及兄子司徒府長史摩侯同詣密密與讓寬裴仁基郝
孝德王儒信共坐單雄信等皆立侍

考異曰河洛記云密密讓兄
子摩侯王儒信同榻而坐今

從蒲山
公傳

房彥藻鄭頊往來檢校密曰今日與達官飲不須多人左

右止留給使而已密左右皆引去讓左右猶在彥藻白密曰今方
爲樂天時甚寒司徒左右請給酒食密曰聽司徒進止讓曰甚佳
乃引讓左右盡出獨密下壯士蔡建德持刀立侍食未進密出良
弓與讓習射讓方引滿建德自後斫之踣於牀前聲若牛吼并寬

摩侯儲信皆殺之徐世勣出走門者斫之傷頸王伯當遙訶止之
單雄信叩頭請命密釋之左右驚擾莫知所爲密大言曰與君等
同起義兵本除暴亂司徒專行暴虐陵辱羣僚無復上下今所誅
止其一家諸君無預也命扶徐世勣置幕下親爲傅創讓麾下欲
散密使單雄信前往宣慰密尋獨騎入其營歷加撫諭令世勣雄
信伯當分領其眾中外遂定讓殘忍摩侯猜忌儒信貪縱故死之
日所部無哀之者然密之將佐始有自疑之心矣始王世充知讓
與密必不久睦冀其相圖得從而乘之及聞讓死大失望歎曰李
密天資明決爲龍爲蛇固不可測也 壬戌李淵備法駕迎代王
卽皇帝位於天興殿時年十三大赦改元義寧遙尊帝爲太上王
甲子淵自長樂宮入長安以淵爲假黃鉞使持節大都督內外諸

軍事尙書令大丞相進封唐王以武德殿爲丞相府改教稱今日

於虔化門視事

虔化門在大興殿前東偏

乙丑榆林靈武平涼安定諸郡皆遣

使請命丙寅詔軍國機務事無大小文武設官位無貴賤憲章賞

罰咸歸相府唯郊祀天地四時禘祫奏聞遣丞相府官屬以裴寂

爲長史劉文靜爲司馬何潘仁使李綱入見淵置之以爲丞相府

司錄專掌選事又以前考功郎中竇威爲司錄參軍使定禮儀威

熾之子也淵傾府庫以賜勳人國用不足右光祿大夫劉世龍獻

策以爲今義師數萬竝在京師樵蘇貴而布帛賤請伐六街及苑

中樹爲樵

長安城內六街苑城包漢故都抵渭水

以易布帛可得數十萬匹淵從之

己巳以李建成爲唐世子李世民爲京兆尹秦公李元吉爲齊公

河南諸郡盡附李密唯滎陽太守郇王慶梁郡太守楊汪尙爲

隋守密以書招慶爲陳利害且曰王之先世家在山東本姓郭氏
乃非楊族要敬之與漢高殊非血胤呂布之於董卓良異天親芝
葵蕙歎事不同此初慶祖父元係早孤隨母郭氏養於舅族及武
元帝從周文起兵關中元孫在鄴恐爲高氏所誅冒姓郭氏故密
云然慶得書惶恐卽以郡降密復姓郭氏 十二月癸未義甯主
追諡唐王淵大父襄公虎爲景王考仁公嗣爲元王夫人竇氏爲
穆妃 丁亥桂陽民曹武徹舉兵爲盜建元通聖 薛舉遣其子
仁果擊扶風賊帥唐弼據汧源拒之 汧源縣隋屬扶風郡 舉遣使招弼弼乃
殺李宏芝請降於果仁果乘其無備襲破之悉并其眾弼以數百
騎走詣扶風請降太守竇璉殺之舉勢益張眾號三十萬謀取長
安聞唐王淵已定長安遂圍扶風淵使李世民將兵擊之又使姜

蔡寶忱俱出散關

大散關在扶風
郡陳倉縣西南

安撫隴右左光祿大夫李孝蒸

招慰山南丞相府戶曹張道源招慰山東孝恭淵從父兄子也癸

巳世民擊薛仁果於扶風大破之追奔至壠坻而還薛舉大懼問

其羣臣曰自古天子有降事乎黃門侍郎錢唐褚亮曰趙佗歸漢

劉禪仕晉近世蕭琮至今猶貴轉禍爲福自古有之衛尉卿郝瑗

趨進曰陛下失問褚亮之言又何悖也昔漢高祖屢經奔敗蜀先

主亟亡妻子卒成大業陛下奈何以一戰不利還爲亡國之計乎

舉亦悔之曰聊以此試君等耳乃厚賞瑗引爲謀主 乙未平涼

畱守張隆丁酉河池太守蕭瑀及扶風漢陽郡相繼降于唐王淵

場帝改咸州爲漢陽
郡武都仇州之地也

淵以寶璽爲工部尙書燕國公蕭瑀爲禮部

尙書宋國公 姜寶嶽軌進至長道

元魏分上郡道長
道縣隋屬漢陽郡

爲薛舉所

齊治通鑑補

卷一百八十四 隋紀八

煬帝大業十三年

一五

漢書

敗引還唐王淵使通議大夫醴泉劉世讓安集唐弼餘黨

附志醴泉縣屬

京兆郡後魏之常安縣開皇十八年改名

與舉相遇戰敗爲舉所虜時舉攻扶風將世

讓至城下令給說城中曰大軍五道已趣長安宜開門早降世讓

僞許之因告城中曰賊兵盡於此矣宜固守以圖安全舉重其執

節亦不忍害及仁果平乃得歸李孝恭擊破朱粲諸將請盡殺

其倖孝恭曰不可自是以往誰復肯降矣皆釋之於是自金川出

巴蜀檄書所至降附者三十餘州

隋志金川縣帶西城鄠西漢縣地梁初曰上麻後曰吉陽西

魏改曰吉安後周以西城入焉大業三年改曰金川以其地許金也自金川出巴中自巴中則至蜀矣

屈突通與

劉文静相持月餘通復使桑顯和夜襲其營文静與左光祿大夫

段志元悉力苦戰志元爲流矢所中慮搖眾心忍而不言更入敵

陳者再三顯和敗走盡俘其眾通勢益蹙或說通降通泣曰吾歷

事兩主恩顧甚厚食人之祿而違其難吾不爲也每自摩其頸曰
要當爲國家受一刀勞勉將士未嘗不流涕人亦以此懷之唐王
淵遣其家僮召之通立斬之及聞長安不守家屬悉爲淵所虜乃
留顯和鎮潼關引兵東出將趣洛陽通適去顯和卽以城降文靜
文靜遣竇琮等將輕騎與顯和追之及於稠桑

密州湖城縣有稠桑驛

通結

陳自固竇琮遣通子壽往諭之通罵曰此賊何來昔與汝爲父子
今與汝爲仇讎命左右射之顯和謂其眾曰今京城已陷汝輩皆
關中人去欲何之眾皆釋仗而降通知不免下馬東南向再拜號
哭曰臣力屈至此非敢負國天地神祇實知之軍人執通送長安
考異曰革命記高祖命諸將擊通走出潼關仍令通子壽隨軍
喚父至稠桑追及之壽告通云天下今既喪亡相王舉義兵平定
禍亂大人須轉禍爲福以自保全單馬輕身將欲何往通叱壽云
此賊何由可耐引弓射之壽招喚通兵士並悉放仗來降壽乃馳

走抱通請大人屈節歸義通遂回首東南向泣號哭稱至尊臣力
屈以至於此非臣取虧名節違背國恩然始收淚赴軍以見唐王
今從唐書唐裴矩傳屈突通敗問至江都煬帝問矩方略矩曰太
原有變京畿不靜遙爲慮分恐失事機惟鑿與早還方可平定按
隋失天下皆因矩前諛所致豈敢輒勸帝西還蓋矩經事
唐朝其子孫及史官附益此語欲蓋其惡耳今所不取 淵以爲

兵部尚書賜爵蔣公

蔣古國名

兼秦公元帥府長史淵遣通至河東城

下招諭堯君素君素見通歔歔不自勝通亦泣下襟露因謂君素

曰吾軍已敗義旗所指莫不響應事勢如此卿宜早降君素曰公

爲國大臣主上委公以關中代王付公以社稷柰何負國生降乃

更爲人作說客邪公所乘馬卽代王所賜也公何面目乘之哉通

曰吁君素我力屈而來君素曰方今力猶未屈何用多言通慙而

退 東都米斗千錢人餓死者十二三 庚子王世充軍士有亡

降李密者密問世充軍中何所爲軍士曰比見益募兵再饗將士

不知其故密謂裴仁基曰吾幾洛奴腹中光祿知之乎吾久不出
兵世充芻糧將竭求戰不得故募兵饗士欲乘月晦以襲倉城耳
宜速備之乃命平原公郝孝德瑯邪公王伯當齊郡公孟讓勒兵
分屯倉城之側以待之其夕三鼓世充兵果至伯當先遇之與戰
不利世充兵卽陵城總管魯儒拒御之伯當更收兵擊之世充大
敗斬其驍將費青奴士卒戰死者千餘人世充屢與密戰不勝
越王侗遣使勞之世充訴以兵少數戰疲傲伺以兵七萬益之

劉文靜等引兵東略地取宏農郡遂定新安以西

隋志河南郡陝西縣舊置宏農郡

大業初置宏農宮別自有宏農郡領宏農盧氏長泉朱陽等縣新安縣亦屬河南郡其地在陝東則取宏農郡并宏農宮取之矣

甲辰唐王淵遣雲陽令詹俊武功縣正李仲袞徇巴蜀下之

隋志雲陽

武功二縣皆屬京兆郡煬帝改縣尉爲縣正考異曰創業法十一月甲子遣使慰諭巴蜀實錄在十二月甲辰唐歷在十二月丙午

未知創業注所云者卽俊等邪爲別使也今從實錄

乙巳方與賊帥張善安襲陷贛江郡

隋志方輿縣屬彭澤郡

因度江歸林士宏於豫章士宏疑之營於

南塘上

場帝改洪州爲豫章郡水經注南昌縣南塘本通大江漢永元中太守張躬築塘以通南路大江南江也

善安

恨之襲破士宏焚其郛郭而去士宏徙居南康蕭銑遣其將蘇胡

兒襲豫章克之士宏退保餘干

場帝改虔州爲南康郡餘干縣屬鄱陽郡

時帝在江

都有烏鵲來巢其帳幄驪不能止有石自江浮入於揚子日光四

散如流血帝甚惡之

戊大業十四年

恭帝開皇泰元年賈建德五鳳元年李軌安樂元年朱榮呂達元年是歲場帝廣義帝伯李密薛仁

果俱亡并林士宏劉武周

春正月丁未朔義甯主詔唐王李淵劔

履上殿贊拜不名

隋志案漢自天子至于百官無不佩刀秦謀儀云大臣優禮者皆劔履上殿非侍臣解之蓋防

刃也近代以木未詳所起東齊著令謂爲象劔言象於劔周武帝時百官燕會竝帶刀升座至開皇初因襲舊式朝服升殿亦不解

馬十二年因蔡徵上事始制凡朝會應登殿坐者劍履俱脫其不坐者勅召奏事及須升殿亦就席解劍乃登殿言黃門內史令侍郎舍人既夾侍之官則不脫其劍皆與刃非殿又準晉咸康元年定令故事自天子以下皆衣冠帶劍今天子則王具火珠簪首惟侍臣帶劍上殿自王公以下非殊禮引升殿皆就席解而後升殿下曰易單下曰履諸非侍臣皆脫升殿易雖冕服及具服著之履則諸服皆用凡朝會贊拜則

謂以克長安以書諭諸郡縣於是東

自商洛

隋志商洛縣屬上洛郡取商山洛水以名縣也

南盡巴蜀郡縣長吏及盜賊渠帥

氏羌酋長爭遣子弟入見請降有司復書日以百數王世充既

得東都兵進擊李密於洛北敗之遂屯鞏北

鞏北之北

辛巳世充命諸

軍各造浮橋渡洛擊密橋先成者先進前後不一虎賁郎將王辯破密外柵密營中驚擾將潰世充不知鳴角收眾密因帥敢死士乘之世充大敗爭橋溺死者萬餘人王辯死世充僅自免洛北諸軍皆潰世充不敢入東都北趣河陽是夜疾風寒雨軍士涉水活

涇道路凍死者又以萬數世充獨與數千人至河陽

考異曰隋書北史李密傳

曰世充復移營洛北南對鞏縣其後遂於洛水造浮橋悉眾以擊
密密出擊之官軍稍卻自相陷溺死者數萬人世充僅而獲免不
敢還東都遂趣河陽其夜雨雪尺餘眾隨之者死亡殆盡王世充
恃曰充必請赴水溺死者萬餘人時天寒大雪兵士既良水衣皆
常溼在道凍死者又數萬人蒲山公傳曰世充移營就洛水之北
與密隔洛水以相望密乃築長城掘深塹則七十里以自固十
五日世充與密戰於石竈寺東密軍退敗世充度洛水以東之通
自坂食營壘密縱兵疾戰世充兵馬棄仗奔亡沈溺死者不可勝
數密又令露布上府曰世充以今月十一日平旦屯兵洛北餘入
月城其月十五日世充及王辯才等又於倉城北餘度水而戰通
賊陳河洛記曰十六日充與密戰於石竈寺東又曰其夜遇風其
疾雨士卒凍死十不存一充脫身宵遁直向河陽餘如蒲山公傳
碑記曰辛酉王世充移兵洛北仍令諸軍臨岸布兵軍別蓋浮橋
橋先成者輒度既前後不一而李密伏發我師敗績爭橋赴水溺
死者十五六雜記曰十二月世充遣太常少卿韋霽等率通守兵
三萬赴受世充餘度又曰王辯益等敗軍生奔滑州滑州水死者
太半王辯益等皆沒唯世充敗免與數百騎奔大通城敗兵得還
者於道遇大雨凍死者六七千人世充停滑大通十餘日懼罪不
還十四年正月世充遣世充兄世孫往大通慰諭救世充喪師之
罪案李密元帥迎於李密表云可明律意太族末空虛探而滑州

忽降凍殆將盡今參取眾書
日從蒲山公傳雨從河洛記
自繫獄請罪越王侗遣使赦之召還

東都賜金帛美女以安其意世充收合亡散得萬餘人屯含嘉城

含嘉城蓋在東都之北案舊書王世充傳含嘉倉城也不敢復出密勝乘進據金墉城修其

門堞廬舍而居之鉦鼓之聲聞於東都未幾擢兵三十萬陳於北

邙南逼上春門乙丑金紫光祿大夫段達民部尚書韋津出兵拒

之達望見密兵盛懼而先還密縱兵乘之軍遂潰韋津死

考異曰隋書列

傳不言戰日蒲山公傳此戰在四月九日略記亦云四月乙未李

密率眾北據邙山南接上春門段達韋津出兵拒之兵未交而達

眾先遁入城軍遂潰亂乙未二十一日也今據河洛記正月十九

日世充又與密戰於上春門外韋津沒焉又二月房彦謙與竇建

德書亦云幕府以去月十九日親董觀虎西取洛邑其蒲山公傳

四月已後月日與事多差互不合今日從河洛記事從略記及隋

段達傳備考新舊書韋安石傳津安石之祖也拒戰於上東門外

兵敗爲密所囚及王世充殺元文都等津獨免密敗復歸洛世充

傳韋深被委遣及洛陽平高祖與津有舊徵爲諫

諫大夫出爲陵州刺史卒與隋書異未知孰是於是假師柏谷

...

及河陽都尉獨孤武都檢校河內郡丞柳燮職方郎柳績等各舉

所部降於密鸞建德朱粲並海公徐圓則等竝遣使奉表勸進

考異

日河洛記云盧祖尚亦並表於密案

爾尚本起兵兵防事恐不爾今不取

密官屬裴仁基等亦上表請

正位號密曰東都未平不可議此 戊辰唐王李暹以世子建成

爲左元帥泰公世民爲右元帥督諸軍十餘萬人徇東都 東都

乏食太府卿元文都等募守城不食公攝者進散官二品於是商

賈執象而朝者不可勝數

象者象笏也西魏以來五品以上通用象牙

二月己卯唐

王季淵遣太常卿鄭元璠將兵出商洛徇南陽

煬帝改鄧州爲南陽郡

左領

軍府司馬安陸馬元規徇安陸及荆襄

隋十二衛府各有長史司馬煬帝改安州爲安陸郡

州襄陽郡 李密遣房彥藻鄭顛等東出黎陽分道招慰州縣

以梁郡太守楊汪爲上柱國宋州總管

煬帝改宋州爲梁郡

又以手書與之

曰昔在雍邱曾相追捕

事見一百八十三
食大業十二年

射鉤斬袂不敢庶幾汪

遣使往來通意密亦羈縻待之彥藻以書招寶建德使來見密建

德復書卑辭厚禮託以羅藝南侵請捍禦北坐彥藻還至衛州賊

帥王德仁邀殺之德仁有眾數萬據林慮山

衛州府爲汲郡林慮
山在魏郡林慮縣

四出抄掠爲數州之患 三月己酉唐王李淵以齊公元吉爲鎮

北將軍

考異曰創業註改太原雷守爲鎮北府在去年十月
一月己巳蓋因元吉進封齊公言之耳今從實錄

太原道

行軍元帥都督十五郡諸軍事聽以便宜從事 帝在江都荒淫

益甚宮中爲百餘房各盛供帳實以美人日令一房爲主人江都

郡丞趙元楷掌供酒饌帝與蕭后及幸姬歷就宴飲酒卮不離口

從姬千餘人亦常醉然帝見天下危亂意亦擾擾不自安退朝則

幅巾短衣策杖步遊徧歷臺館非夜不止汲汲顧景唯恐不足帝

自曉占候卜相好爲吳語常夜置酒仰視天文竟熒惑犯太微謂

蕭后曰外間大有人圖儂然儂不失爲長城公卿亦不失爲沈后

且其樂飲耳因飲滿沈醉又背引鏡自照顧謂蕭后曰好頭頸誰

當斫之后驚問故帝笑曰貴賤苦樂更迭爲之亦復何傷帝見中

原已亂無心北歸欲都丹楊

考異曰大業記帝欲南巡會稽今從隋書

依據江東命羣

臣廷議之內史侍郎虞世基等皆以爲善右候衛大將軍趙才極

陳不可請車駕還長安與世基忿爭而出門下錄事衡水李桐客

曰

隋志門下省道錄事通事令史各六人衡水縣屬信都郡隋皇十六年分信都北界武邑西界下博南界直宋白曰衡水縣本

漢桃江東卑溼土地險狹內奉萬乘外給三軍民不堪命亦恐終

啟亂耳御史劾桐客謗毀朝政於是公卿皆阿意言江東之民幸

幸已久陛下過江撫而臨之此大禹之事也

禹南巡狩會諸侯于會稽

乃命治

丹楊宮將徙都之時江都糧盡從駕驍果多關中人久客思鄉里
見帝無西意多謀叛歸郎將竇賢遂帥所部西走帝遣騎追斬之
而亡者猶不止帝患之虎賁郎將扶風司馬德戡素有寵於帝帝
使領驍果屯於東城德戡與所善虎賁郎將元禮直閣裴虔通謀
曰楊帝置左右監門府有直閣各六人正五品今驍果人人欲亡我欲言之恐先事受

誅不言於後事發亦不免族滅奈何又聞關內淪沒李孝常以華
陰叛上囚其二弟欲殺之我輩家屬皆在西能無此慮乎二人皆
懼曰然則計將安出德戡曰驍果若亡不若與之俱去二人皆曰
善因轉相招引內史舍人元敏虎牙郎將趙行樞鷹揚郎將孟秉
符璽郎牛方裕直長許宏仁薛世良城門郎唐奉義醫正張愷勳
侍楊士覽等

隋初門下省統掖門尚食尚藥符璽御府殿內等六局各有直長湯帝以城門尚食尚藥御府等五局隸

段內省改符璽監爲郎城門置校尉後又改校尉爲城門郎
又置司醫監佐等官意者醫止卽可醫也勳侍三侍之一也皆與
之同謀日夜相結約於廣座明論叛計無所畏避有宮人白蕭后
曰闕外聞人人欲反后曰任汝奏之宮人言於帝帝大怒以爲非
所宜言斬之其後宮人復白后后曰天下事一朝至此無可救者
何用言之徒令帝憂耳自是無復言者趙行樞與將作少監宇文
智及素厚楊士覽智及之甥也二人以謀告智及智及大喜德載
等期以三月望日結黨西遁智及曰主上雖無道威令尙行卿等
亡去正如寶賢取死耳今天寶喪隋英雄竝起同心叛者已數萬
人因行大事此帝王之業也德載等然之行樞辭世良請以智及
兄右屯衛將軍許公化及爲主結約既定乃告化及化及性慙怯
聞之變色流汗旣而從之

考異曰蕭山公傳曰趙行樞楊士覽以
司馬德載謀告化及化及兄弟聞之大

喜因引德戲等相見士及說德戲等已足下等因百姓之心謀非常之事直欲走逃故非長策德戲曰爲之奈何士及曰官家雖言無道臣下尚畏服之聞公叛亡必急相追捕竄賈之事設望在近不如嚴勅士馬攻其官闕因人之欲稱廢昏凶事必克成然後非立別也天下可安吾徒無患矣勳請一集公等坐延榮祿繼車不成威聲大振足得官家勝備不敢輕相追討遲疑之謂自延數日此其壞定公等行亦已遠如此則去住之計俱任萬全不亦可乎德戲等大悅曰明哲之望豈惟楊家不心實在許公故是人又協吳士及作鸞曰此非意所及也與公等思救命耳耳命記曰帝知歷歲將窮意欲南渡江水賦言不可帝知朝士不欲殺乃將毒藥醞酒二十石疑三月十六日爲宴會而飲百官南陽公主恐其夫死乃陰告之兩事泄帝此始謀害帝以免禍於是兇逆之旅安備此詞于時上下離心人懷異志帝深猜忌情不與人醞若不虛榮須分付有處處何人并醞三十石藥酒必其酒有酸毒一石堪殺千人帝欲殺後羣察謀之者必有三五取謀自然早泄豈得獨在兩陽只是裴通恥有殺害之謀推過惡於人主耳虜書化及傳云化及弑逆士及在公主第弗之知也智及遣家僮莊棟楊乳弟殺之挑樹不忍執詣智及久之乃見釋南陽公主傳賈士及云但謀逆之日察君不預知耳舊唐書士及傳云化及謀逆以其主罪深忌之而不告案士及仕唐爲宰相隋書亦唐初修或者史官爲士及隱惡賈杜二書之言亦似可信但杜僞童自知醞藥酒爲虛則南陽陰告之事亦非其實如賈潤甫之說則弑君之謀皆出土

及而智及爲夏人矣今且從精書而聯夫

德戡使許宏仁張愷入

偏身府

帝改左右領左右府爲左右備身府

告所識者云陛下聞驍果欲叛多醞毒

酒欲因享會盡鴆殺之獨與南人留此驍果皆懼轉相告語反謀

益急乙卯德戡悉召驍果軍吏諭以所爲皆曰唯將軍命是日風

氣晝昏哺後德戡盜御殿馬濟厲兵刃是夕元禮裴虔通直閣下

專主殿內唐奉義主閉城門與虔通相知諸門皆不下鎗至三更

德戡於東城集兵得數萬人舉火與城外相應帝望見火且聞外

誼踰問何事虔通對曰草坊失火外人共救之耳時內外隔絕帝

以爲然智及與孟秉於城外集千餘人

此城外謂江都宮城之外

劫候衛虎賁

馮普樂布兵分守衢巷

左右候衛主盡夜遣察故劫之普樂虎賁郎將

燕王俠覺有變

俠元

德太子昭之子代正伯之年也

夜穿芳林門側水竇而入至元武門詭奏曰臣猝

中風命縣俄頃請得面辭裴虔通等不以聞執囚之丙辰天未明
德載授虔通兵以代諸門衛士虔通自置門將數百騎至成象殿
宿衛者傳呼有賊虔通乃還閉諸門獨開東門驅殿內宿衛者令
出皆投仗而走右屯衛將軍獨孤盛謂虔通曰何物兵勢太異虔
通曰事勢已然不預將軍事將軍慎毋動盛大罵曰老賊是何物

語不及破甲與左右十餘人拒戰爲亂兵所殺

考異曰蒲山公傳裴虔通於成象殿

前遇將軍獨孤盛時內直宿陳兵廊下以拒之詔曰天子在此爾等何敢兇逆叱兵接戰兵皆倒戈虔通謂盛曰公何暗於機會恐他人以公爲勢耳盛叱之曰國家榮寵盛者正懼今日且宿衛天居雖常效之以死注豈不勳能爲亂兵所擊斃於階下略記詰旦諸門已閉而外傳叫有賊虔通乃還閉諸門雖開正東一門而擊殿內執仗者出莫不投仗亂走屯衛大將軍獨孤盛揮刀叱之曰天子在此爾等走欲何之亂兵交萃
俄而蹙於階下今從情書亦采略記
盛楷之弟也獨孤楷見一百七十九卷
文帝仁千牛獨孤開遠賜帝制千牛十六人掌執千牛刀
屬領左右府錦綉獨孤后之兄子帥殿內

兵數百人詣元覽門叩閣請曰兵仗尙全猶堪破賊陛下若出臨戰人情自定不然禍今至矣竟無應者軍士稍散賊執開遠義而釋之先是帝選驍健官奴數百人置元武門謂之給使以備非常待遇優厚至以宮人賜之司宮魏氏爲帝所信化及等結之使爲內應是日魏氏矯詔悉聽給使出外倉猝之際守衛無一人在者德戡等引兵自元武門入帝聞亂易服逃於西閣虔通與元禮進兵排左閣魏氏啟之遂入承巷問陛下安在有美人出指之校尉令狐行達拔刀直進帝映窗扉謂行達曰汝欲殺我乎對曰臣不敢但欲奉陛下西還耳因扶帝下閣虔通本帝爲晉王時親信左右也帝見之謂曰卿非我故人乎何恨而反對曰臣不敢反但將士思歸欲奉陛下還京師耳帝曰朕方欲歸正爲上江米船未至

夏以上
爲上江 今與汝歸耳虔通因勒兵守之至旦孟秉以甲騎迎化

及化及戰栗不能言人有來謁之者但俯首據鞍稱罪過化及至

城門宮賊德戡迎謁引入朝堂號爲丞相裴虔通謂帝曰百官悉

在朝堂陛下須親出慰勞進其從騎遣帝乘之帝嫌其鞍勒敝更

易新者乃乘之虔通執轡挾力出宮門賊徒喜譟助地化及揚言

曰何用持此物出亟還與手與手魏齊罪人率有足言言與之毒手而殺之也宋孝建初薛安都助順

有大功從弟道生亦以軍功爲大司馬參軍犯罪爲林陵令薛淑

之所鞭安都大怒乘馬執淑從數十人欲往殺淑之行至朱雀航

逢淑元景問何之安都曰薛淑之鞭我從弟特往刺殺之元景曰

小子無立運應往與手甚快安都既回馬元景復呼使入車讓止

之此與手帝問世基何在賊黨馬文舉曰已梟首矣於是引帝還

至寢殿虔通德戡等拔白刃侍立帝歎曰我何罪至此文舉曰陛

下違棄宗廟巡遊不息外勤征討內極淫奢使了壯盡於矢刃女

弱填於溝壑四民喪業盜賊蠭起專任佞諛飾非拒諫何謂無罪
帝曰我實負百姓至於爾輩榮祿兼極何乃如是今日之事孰爲
首耶德戡曰溥天同怨何止一人化及又使封德彝數帝罪帝曰
卿乃士人何爲亦爾德彝赧然而退帝愛子趙王杲年十二在帝
側號慟不已虔逆斬之血濺御服賊欲弑帝帝曰天子死自有法
何得加以鋒刃取鴆酒來文舉等不許使令狐行達頓帝令坐帝
自解練巾授行達縊殺之

考異曰隋山公傳河洛記皆云于洪建縊帝今從隋書及略記

初帝自

知必及於難常以嬰貯毒藥自隨謂所幸諸姬曰若賊至汝曹當
先飲之然後我飲及亂顧索藥諸姬皆逃散竟不能得齋后與宮
人撤漆牀板爲小棺與趙王杲同殯於西院流珠堂帝每巡幸常
以蜀王秀自隨囚於馳果營化及弑帝欲奉秀立之眾議不可乃

殺秀及其七男又殺齊王暕及二子并燕王倓隋氏宗室外戚無

少長皆死唯秦王浩素與智及往來乃以計全之浩秦王齊王暕

素失愛於帝暕失愛事始一百八十一卷大業四年恆相猜忌帝聞亂顧蕭后曰得

非阿孩邪阿孩化及使人就第誅陳暕謂帝使收之曰詔使且

緩兒兒不負國家賊曳至街中斬之暕竟不知殺者爲誰父子至

死不相明帝之將幸江都樂人王令言之子將隨帝南行偶於戶

外彈琵琶作翻調安公子曲令言時臥室中聞之大驚蹶然而起

曰變變急呼其子曰此曲與自早晚其子對曰頃來有之令言遂

欲獻流涕謂其子曰汝慎無從行帝必不返子問其故令言曰此

曲宮聲往而不返宮者君也吾所以知之至是帝竟遇弒而不還

化及又殺內史侍郎虞世基御史大夫裴蘊左翊衛大將軍來護

兒秘書監袁充右翊衛將軍宇文弼千牛宇文暹梁公蕭銜等及其子護兒子整尤驍勇善撫御討擊羣盜所向皆捷諸賊甚憚之

歌曰長白山頭百戰場十五五把長鎗不畏官軍千萬眾只怕

榮公第六郎至是亦遇禍難將作江陽長張惠紹馳告裴蘊

江陽縣帶

江都郡舊廣陵也大業初更名

蘊與惠紹謀矯詔發郭下兵收化及等啟門援帝

議定遣報虜世基世基疑告反者不實抑而不許須臾難作蘊歎

曰謀及播郎竟誤人事播郎世基小字也世基宗人佞謂世基子

符璽郎熙曰事勢已然吾將濟卿南渡同死何益熙曰棄父背君

求生何地感尊之懷自此決矣世基弟世南抱世基號泣請代化

及不許黃門侍郎裴矩知必將有亂雖廨役皆厚遇之又建策爲

驍果取婦及亂作賊皆曰非裴黃門之罪旣而化及室矩迎拜馬

首得免化及以蘇威不預朝政亦免之威名位素重往參化及化及集眾而見之曲加殊禮百官悉詣朝堂賀給事郎許善心獨不至許宏仁馳告之曰天子已崩宇文將軍攝政閣朝文武咸集天道人事自有代終何預於叔而低回若此善心怒不可行宏仁反走上馬泣而去化及遣人就家擒全朝堂既而釋之善心不舞蹈而出化及怒曰此人大負氣復命擒還殺之其母范氏少寡養孤博學有高節時年九十二撫柩不哭曰能死國難吾有子矣因臥不食十餘日而卒華陽王楷妃河南元氏之女也有姿色性婉順初以選爲妃未幾而楷被幽廢妃事楷愈謹每見楷有憂懼之色輒陳義理以慰諭之楷甚敬焉及是化及殺楷以妃賜其黨元武達武達初以宗族之禮置之別舍後因醉而逼之妃自誓不屈武

達怒鞭之百餘妃辭色滿厲因取壁自毀其面血淚交下武達釋之妃謂其徒曰我不能早死致令見辱我之罪也不食而卒唐

王李淵之入關也張季珣之弟仲瑋為上洛令張季珣死節見上卷上年上洛縣隋

帶上帥吏民拒守部下殺之以降宇文化及之亂仲瑋弟琮為千

牛左右隋制前左右府有千牛左右司射左右化及殺之兄弟三人皆死國難時人

愧之化及自稱大丞相總百揆以皇后令立秦王浩為帝居別宮

令發詔畫敕書而已仍以兵監守之化及以弟智及為左僕射士

及為內史令裴矩為右僕射

更臣曰自周邦不競隋運將隆武元高祖竝著大功於王室平

南國摧東夏總百揆定三方然後變曲歌遺寶鼎于時匈奴驕

倨句吳不朝既爭長于黃池亦飲馬於清渭高祖內綏外禦日

不暇給委心誓於俊傑奇折衝於爪牙文武爭馳羣策畢舉服
猾夏之虜掃黃旗之寇峻五嶽以作鎮環四海以爲池厚澤被
於域中餘威震於殊俗煬帝蒙故業踐丕基阻伊洛而固峭函
跨兩都而總萬國矜歷數之在己忽王業之艱難不務以道恤
入將以申威海外運拒諫之智聘飾非之辯恥轍迹之未遠忘
德義之不脩於是鑿通渠開馳道樹以柳杞陰以金槐西出玉
門東踰碣石壘山堙谷浮河蓬海民力凋盡徭戍無期率土之
心鳥驚魚潰方西規奄蔡南討琉球親總八狄之師屢踐三韓
之域自以威行萬物顧指無違寵不假於外戚權不逮於羣下
足以躡櫟軒唐奄吞周漢子孫萬代人莫能窺振古以來一君
而已遂乃外疏儒士內忌忠良恥有盜竊之聲惡聞夷亂之事

出師命將不料眾寡兵少力屈者以畏懼受顯誅竭誠克勝者以功高蒙隱戮或斃鋒刃之下或殞鳩毒之中賞不可以有功求刑不可以無罪免畏首畏尾進退維谷彼山東之羣盜多出廝役之中無尺寸之資十家之產豈有陳涉亡秦之志張角亂漢之謀哉皆苦於上欲無厭下不堪命飢寒交切救死菴蒲莫識旌旗什伍之容安知行師用兵之勢但人自爲戰眾怒難犯故攻無完城野無橫陳星離碁布以千百數聚斂因其機以動之乘其勢而用之雖有勇敢之士明智之將連踵覆沒莫之能禦煬帝魂褫氣懾望絕兩京謀墮身于江湖莫永結之舊迹既而禍生澱下釁起舟中思早告而莫追唯請死而後可身棄南巢之野首懸太白之旗子孫勦絕宗廟爲墟夫以開皇之初比

于大業之盛度土地之廣狹料戶口之眾寡算甲兵之多少校倉廩之虛實九鼎之譬鴻毛未喻輕重培塿之方嵩岱曾何等級論地險則遂隧未擬於長江語謀人則句麗不侔於陳國高祖掃江南以清六合煬帝事遼東而喪天下其故何哉所爲之迹同所用之心異也高祖北卻蠻胡南并百越十有餘載戎車屢動民亦勞止不爲無事然其動也思以安之其勞也思以逸之是以民致時雍師無怨讟誠在於愛利故其興也勃焉煬帝嗣承平之基席已安之業肆其淫放虐用其民視億兆如草芥顧羣臣如寇讎勞近以事遠求名而喪實兵纏魏闕阡危弗圖圍解鴈門慢遊不息天奪之魄人益其災羣盜竝興百殃俱起自絕民神之望故其亡也忽焉訊之故老考其行事此高祖之

所由興而煬帝之所以滅者也稽其得失存亡大較與秦相類
始皇并吞六國高祖統一九州二世虐用威刑煬帝肆行猜毒
皆禍起於羣盜而身殞於匹夫原始要終若合符節矣

唐王李淵徙秦公世民爲趙公 戊辰義甯主詔以十郡益唐國
仍以唐王李淵爲相國總百揆唐國置丞相以下官又加九錫淵
謂僚屬曰此詔諛者所爲耳孤秉大政而自加寵錫可乎必若循
魏晉之迹彼皆繁文飾飾欺天罔人考其實不及五霸而求名欲
過三王此孤常所非笑竊亦恥之或曰歷代所行亦何可廢淵曰
堯舜湯武各因其時取與異道皆推其至誠以應天順人未聞夏
商之末必效唐虞之禪也若使少帝有知必不可爲若其無知孤
自尊而飾讓平生素心所不爲也但改丞相爲相國府其九錫殊

禮皆歸之有司 字文化及以左武衛將軍陳稜爲江都太守綜

領留事壬申令內外戒嚴云欲還長安皇后六宮皆依舊式爲御

營營前別立帳化及視事其中仗衛部伍皆擬乘輿奪江都人舟

楫取彭城水路西歸

揚帝改徐州爲彭城郡

以折衝郎將沈光驍勇

揚帝置折衝郎

將正四品掌領驍果屬領左右府

使將給使營於禁內

既立御營以御營之內爲禁內

行至顯福

宮虎賁郎將麥孟才虎牙郎將錢傑

揚帝置十二衛府每衛置護軍四人掌副貳刑軍導改護

軍爲虎賁郎將而置虎牙郎將副焉

與光謀曰吾儕受先帝厚恩今倪首事讎受其

驅帥何面目視息世閒哉吾必欲殺之死無所恨光泣曰是所望

於將軍也孟才乃糾合恩舊帥所將數千人期以晨起將發時製

化及語洩化及夜與腹心走出替外留人告司馬德操等使討之

光聞營內諠知事覺不及被弔卽襲化及營空無所獲值內史侍

則元敏數而斬之德徽引兵入圍之殺光其麾下數百人皆鬪死

一無降者孟才亦死孟才鐵杖之子也 武康沈法興

隋志武康縣屬餘杭

郡劉詢曰吳分烏程餘杭二縣立永安縣 世爲郡著姓宗族數千

晉改爲永嘉又改爲武康唐分屬湖州

考異曰

家時爲吳興太守聞宇文化及弒逆舉兵以討化及爲名

大宗實

錄舊唐帝紀二月法興據丹楊起兵 比至烏程得精卒六萬遂攻

秦法興起兵討化及當在弒逆後

比至烏程得精卒六萬遂攻

餘杭毗陵丹楊皆下之據江表十餘郡自稱江南道大總管承制

置百官 陳國公竇抗唐王李淵妃之從兄也與淵少相親狎楊

元感作亂時淵統兵隴右抗言於淵曰元感爲我先耳李氏名在

圖籙可乘其便淵曰無爲禍始何言之妄也後煬帝使抗行畏城

於靈武

行循

也聞淵定關中抗對眾而拊曰此吾家妹壻也豁達有

大度真撥亂之主癸酉帥靈武鹽州等數郡來降

煬帝改靈州爲靈武郡

州爲縣 淵見之大悅握手引坐曰李氏竟王如君言矣因縱酒爲
川郡

樂 夏四月稽胡寇富平

隋志富平縣屬京兆郡杜佑曰稽胡一名步落蓋匈奴別種自隴石以西安

定以東方將軍王師仁擊破之又五萬餘人寇宜春相國府諮議

七八百里 參軍竇軌將兵討之戰於黃欽山

宜春當作宜君隋志宜君縣屬京兆郡有清水水經注清水出

雲陽縣之石門山東

稽胡乘高縱火官軍小卻軌斬其部將十四

人拔隊中小校代之勒兵復戰軌自將數百騎居軍後令之曰聞

鼓聲有不進者自後斬之既而鼓之將士爭先赴敵稽胡射之不

能止遂大破之虜男女二萬口 唐王李淵世子建成等至東都

軍於芳華苑東都閉門不出遣人招諭不應李密出軍爭之小戰

各引去城中多欲爲內應者趙公世民曰吾新定關中根本未固

縣軍遠來雖得東都不能守也遂不受戊寅引軍還世民曰城中

見吾退必來追躡乃設三伏於三王陵以待之

水經注三王陵在河南縣西南柏亭

東北三王或言景王悼王定王也崔浩曰定當爲敬子朝作亂西周政新人荒悼敬二王與景王俱葬於此故世以三王名陵

段達果將萬餘人追之遇伏而敗世民逐北抵其城下斬四千餘

級遂置新安宜陽二郡

新安後周置中州及東垣縣隋廢州改縣名宜陽後魏置郡隋開皇初廢爲縣與新

安皆屬河南郡今宜陽郡

使行軍總管史萬寶盛彥師鎮宜陽已紹宗任瓌將

兵鎮新安而還

初五原通守櫟陽張長遜

煬帝改豐州爲五原郡新唐書張長遜京

北櫟陽人隋志京北無櫟陽縣

以中原大亂舉郡附突厥突厥以爲割利特勒郝

瑗說舉與梁師都及突厥連兵以取長安舉從之時啟民可汗

之子咄苾號莫賀咄設建牙直五原之北舉遣使與莫賀咄設謀

入寇莫賀咄設許之唐王季淵使都水監宇文愨賂莫賀咄設

開皇

初立都水監省成者大業改爲都水監改使者爲監

且爲陳利害止其出兵又說莫賀咄設

遣張長遜入朝以五原之地歸之中國莫賀咄設竝從之己卯武

都宕渠五原等郡皆降

武都漢西魏置武州楊帝夏為郡宕渠漢縣梁置渠州楊帝改為宕渠郡此二郡

與五原同日來降故連書之

淵卽以長遜爲五原太守長遜又詐爲詔書與莫

賀咄設示知其謀莫賀咄設乃拒舉師都等不納其使 戊戌唐

世子建成等遣長安 東都號令不出四門人無固志朝議郎段

世宏等謀應西師會西師已還

西師謂世成等之師

乃遣人招李密期以己

亥夜納之事覺越王侗命王世充討誅之密聞城中已定乃還

字文化及擁眾十餘萬據有六宮自奉養一如煬帝每於帳中南

面翫坐人有白事者默然不對下牙方取啟狀與唐奉義牛方裕

辭世夏張愷等參決之

對其事始曰兵書曰牙旗者將軍之精凡始建牙必以制日制者其辰在五行以上

克下之日也又尚書曰門旗二口色紅八幅大將牙門之旗出引將軍前列又黃帝出軍決曰牙旗者將軍之精金鼓者將軍之氣

周禮司常禮云軍旅會同置旌門夫以旌爲門卽旗門也後世軍中遂置牙門制又有牙兵典總此兵者以押牙爲名至是官府早

視軍吏兩講亦名爲衙呼謂旣然雖天子正殿受朝講亦名正衙以少主浩付尙書省令衛士十餘人守之遣令史取其登敷隋門下省有敷事通事令史各六人百官不復朝參至

彭城水路不通復奪民車牛得二千兩竝載宮人珍寶其戈甲戎

器悉令軍士負之道遠疲劇軍士始怨司馬德戡竊謂道行樞曰

君大謬誤我當今撥亂必藉英賢化及庸暗羣小在側事將必敗

若之何行樞曰在我等耳廢之何難初化及旣得政賜司馬德戡

爵溫國公加光祿大夫以其專統驍果心忌之後數日化及署諸

將分部士卒以德戡爲禮部尙書外示美遷實奪其兵柄德戡由

是憤怒所獲賞賜皆以賂智及智及爲之言乃使之將後軍萬餘

人以從於是德戡行樞與諸將李本尹正卿宇文導師等謀以後

軍嬰殺化及吏立礫戡爲主遣人詣孟海公結爲外助

孟海公遷據曹州

延未發待海公報許宏仁張愷知之以告化及化及遣宇文士及

陽爲遊獵至後軍德戡不知事露出營迎謁因執之化及讓之曰

與公戮力共定海內出於萬死今始事成方願共守富貴公又何

爲反也德戡曰本殺昏主苦其淫虐推立足下而又甚之適於物

情不得已也化及縊殺之并殺其支黨十餘人孟海公畏化及之

強帥眾具牛酒迎之李密據鞏洛以拒化及

洛水至鞏入河故曰鞏洛

化及不

得西引兵向東郡東郡通守王軌以城降之 辛酉李密將井陘

王君廓帥眾來降

隋志井陘縣屬恆山郡考異曰太宗實錄曰王君愕郡郡人君廓

君愕郡郡人君廓遂略邯鄲君愕往投之因爲

君廓陳井陘之險勸先往歸之君廓從其言屯井陘山巖餘會漢

帥入定鄴中乃與君廓率所部萬餘人歸順拜大將軍與君廓事

皆出太宗實錄而不同如此今據高祖

實錄稱李密請王君廓降從君廓傳 君廓少無行善盜嘗負竹

笏如魚具內置逆刺見鬻縉者以笏發其頭不可脫乃奪縉去而

主不辨也鄉里患之大業末聚兵爲盜有眾數千人與賊帥韋寶

鄧豹合軍處鄉

劉昫曰處鄉縣漢解縣地後魏分置處鄉縣隋志屬河東郡

唐王季溫與李密

俱遣使招之寶豹欲從淵君廓僞與之同乘其無備襲擊破之奪

其輜重奔李密密不禮之後來降拜上柱國假河內太守 蕭銑

卽皇帝位置百官準梁室故事謚其從父琮爲孝靖皇帝祖晟爲

河開忠烈王父瑒爲文憲王封景珍等功臣七人皆爲王遣宋

王楊道生擊南郡下之徙都江陵

楊道生改開州爲南郡江陵帶郡

修復園廟引岑

文本爲中書侍郎使典文翰委以機密又使魯王張繡徇嶺南隋

將張暹周王仁壽等拒之既而聞煬帝遇弒皆降於銑欽州刺史

甯長真亦以鬱林始安之地附於銑

煬帝改欽州爲甯越郡長真刺史文帝所命也鬱林郡梁

定州也後改爲甯定州平陳改爲尹州大業時漢陽太守馮盎以

初改爲營州尋改爲郡又改桂州爲始安郡

唐書馮盎傳曰附仁壽初盎平潮成叛盎拜漢陽

蒼梧高涼珠崖番禺之地附於林士宏

太守隋亡奔遼表贖有諸郡皆梧州置威州開皇初改爲封

州揚帝改爲郡改高州爲高涼郡崖州爲珠崖郡番禺南海郡治

銑士宏各遣人招交趾太守邛和宋知隋亡皆不從銑遣甯長

與帥嶺南之兵自海道攻和欲出迎之司法書佐高士廉

諸司參軍爲書佐說和曰長真兵數雖多懸軍遠至不能持久城中勝兵

足以當之奈何業風受制於人和從之以士廉爲行軍司馬將水

陸諸軍逆擊破之長真僅以身免盡俘其眾既而有驍果自江都

至得煬帝凶問亦以郡附於銑士廉勸之子也

郡丞李襲志邀哲之孫也

李暹哲見一百七十七卷大建二年

隋末散家財募上得

三千人以保郡城蕭銑林士宏曹武徹迭來攻之皆不克聞煬帝

遇弑帥吏民臨三日或說襲志曰公中州貴族久臨鄙郡華夷悅服今隋室無主海內鼎沸以公威惠號令嶺表尉佗之業可坐致也襲志怒曰吾世繼忠貞今江都雖覆宗社猶存雷與諸君戮力中原共雪讎恥豈可怙亂稱兵以圖不義尉佗狂僭何足慕也欲斬說者眾乃不敢言堅守二年外無譬援城陷爲銑所虜銑以爲工部尚書檢校桂州總管於是東自九江揚帝改江州爲九江郡西抵三峽南盡交趾北距漢川此漢川謂漢水以南之地非漢中之漢川郡銑皆有之勝兵四十餘萬煬帝凶問至長安唐王李淵哭之慟曰吾北面事人失道不能救敢忘哀乎